名宦傳

唐

岑仲林鄧州人中書令文本之孫爲令有政績時兄羲令金壇仲翔令長洲皆有聲宰相宗楚客囑監察御史曰勿遺江東三岑仲林居溧水尤見表樹不媿家風

王通字玄覽長壽間任增益尸口以清勤名

竇叔向金城人以左拾遺知溧水優於治善屬文

其子常牟群庠羣五人咸秉訓誨成顯宦而叔向之政獨著世以五寶稱叔向寔先之

白季康太原人父麟爲揚州錄事母夢感白蛇而孕生其先秦武安君起數傳至公生而溫恭信厚爲官貞白嚴重始任華州下邳尉及歷宦溧不衰遂爲神邑本邑城隍是也迄今禳禱輒應邑民尊崇之視他邑特異焉公之生平詳于從子居易墓志有云公才不偶時道屈于位命矣哉知其快快未試之志猶炳煨千禩而不滅

陸該吳縣人象先孫也爲令倬有時譽

宋

關起字蔚宗崇寧二年以太子中允出知溧水縣機務整飭肇興學校任滿擢廣西常平太守

周邠字開祖元豐四年任節儉愛民民德之

李衡字彥平江都人紹興中進士隆興元年任慱學能文操筆立就事以誠意化民注情學校諸生向風累官至副御史改起居郎以秘書脩撰

致仕

周邦彥字美成錢塘人元祐八年任雅爾于文詞一時稱爲才吏在縣作蕭閒堂揷竹亭題名諸記及他什甚富而不妨于政其爲人落晒不羈多涉經史先是元豐中獻汴都賦萬餘言多用古文奇字神宗異之自諸生召爲太學正後至徽猷閣待制知順昌府有文集二十四卷行于世

張華大觀二年任太學正而有操以強明清白稱潘振建炎間任爲尉會金人攻建康陷溧水振獨死之

李朝正字治表由太學登第歷官令所刪訂官紹興間出知溧水縣有異政秋滿民泣留葉夢得薦于朝高宗曰近時縣令以政績被薦輒別除差遣莫若進秩久任之庶幾民安其政乃召對遷一官賜五品服遣還陛辭乞易所得章服封母從之戶部侍郎王鈇復薦之言朝正昨任溧水縣曾措置均稅簡易不擾至今並無詞訴除

太府寺簿累官至戶部侍郎奉祀調知平江府
卒年六十官至朝奉大夫
章籍浦城人樞密衡之孫紹興間任爲政清勤且
平易而法不撓民頌之
姚耆宗紹興十五年任愛民戢斐詳明不苛邑稱
大治
蕭楷字彥平隆興元年任強明有斐術諸司列薦
召知江陰軍
司馬僖字季和温公光之後淳熙三年任明敏有
才爲政不苛
吳友聞淳熙十六年任清勤詳察獄折片言
湯詵字伯行丞相思退之孫嘉定二年任存心仁
恕民共戴之見于塗歌
史彌鞏字南叔鄞縣人嘉定進士丞相浩之從子
丞相彌遠之從弟紹定元年任爲人好學強記
性剛介而政精明人服之首嚴庠序累官提點
江東刑獄歲大旱活饑民百餘萬後知婺州卒
年八十眞德秀嘗稱其曄然不汚

衛社紹定四年任清而仁民悅之

元

儀武義元貞初任溧水州修建學校易齋扁鑄祭器煥然一新

李衡至元元年任溧水州政務既舉乃修學宮益生徒建尊道明德二堂以誘後進

明

郭雲隨州人洪武二年任溧水州尋改知縣會兵燹之後民甚凋敝雲竭力任之建置縣署百廢具興而益加撫恤士民咸悅後以勞力謀略被召改爲南陽衛指揮撫緩軍民俾以樂業子孫世襲其職

高謙甫温州人洪武五年任徵收不擾差役均平以廉能稱

賈貞廣平人永樂間任廉明守已蒞政有方

鄭仲源臨海人永樂十年任公勤處事謙讓自持有明敏才而退然不居

燕壽字本仁成寧人成化間由舉人任臨下以莊

退居無惰容簿書秩然政平訟理吏不能欺民
鮮不法後丁艱去衆深惜之

華和字介之江西鉛山人天順間由舉人任教諭
嘗倡新學宮置祭器甚備而無少汚也上官委
以定徭賦衆皆服議者謂韓先生又優於吏如
此無何竟致仕去人益嘖嘖云

王弼字存敬黃巖人成化十一年任有操守富于
學催科以期而民無後之者歷興化太守

張遂順天府新城人弘治間由吏員任縣丞倜儻
有大志而守甚介或諷云世方用人以格君何
自苦爲也應之曰格能限遂官耳能限遂乎後
陞州同不及赴而卒蕭然遺一囊也官爲之殮
嘗建泮宮坊永豐倉後有張令名錫者其族子也

胡玥字朝重襄陽人由進士弘治十三年任愷悌
得民惠政足紀

張錫字惟範由進士正德元年任寬猛相濟愛畏
人民

陳憲字伯度餘干人由進士正德八年任公明寬

恕操潔廉平曾修溆水志

王從善字承吉襄陽人由進士嘉靖三年任謁然愛民而老于吏治夙富文詞政舉其要首請忠節祠祀祀齊節愍公建先斯倉以備賑濟公暇則過興教寺翛然自適不爲俗務所拘顏寺中堂曰又得義取又得浮生半日閒也每有訟民即寺聽斷視若無事蓋超超若世外者于諸生多所噓拂士人向風依戀省荒勸農多得古法纂修邑志今垂舊

高翀江西新淦人湖廣安陸籍由進士嘉靖七年任廉明而威民無咎者

張問行字子書內黃人由進士以御史言事被謫嘉靖九年任善察屢摘民間陰事呼爲神明宰

胡鳳字文明嘉靖間任廉而果敢

謝廷蒞四川富順人由進士以給事中嘉靖二十年言事謫雲南尉尋調而至裁抑冗濫濟以廉明去而民懷之

欒尚約膠州人由進士嘉靖三十年任在官多惠

政百姓懷之凡所修葺迄今皆指爲欒公遺澤
愛比甘棠有縣宰題名記暨正顯東岳廟碑見
藝文志

陳文謨字仲謀別號仰潭浙江慈谿人由進士嘉
靖四十一年任端方正直不阿不抗事上敢言
御下明朗使民通曉催徵得宜加以勸慰人盡
輸納恐後聽訟務使兩得其平詞無濫受罪弗
苛求民悉懷之建祠尸祝至今稱之順治十二
年春奉主入名宦其里已祀鄉賢公者可謂
恭茂無媿者也仕終刑部郎

劉應雷江西萬安人由進士隆慶三年任時傍邑
有以糧數千石倖嫁溧水者公力爭致當道以
勝氣臨之執益堅決于納綏事竟直又丈量田
畝無尺寸漏因高下制賦克當見于歌謠被召
去卒于塗民懷厥德立祠祀之並入名宦事詳
傳御史應禎記

徐必達字德夫別號玄仗浙江嘉興府秀水人萬
曆壬辰進士初授太湖縣多惠政以丁內艱服

關補溧水甫下車問民疾苦舉寘重者莫如田畝丈量之務先是明永樂初溧居蕪常上游吳下每受湖水之患因築東壩以塞湖水爲吳都利則溧害生南湖之漂没汎濫十萬餘畝化爲汪洋不可問糧稅矣前令陳子貞不得已以每畝加鈔弓一分有奇以克前數則李代桃僵重民不堪命且丁條二項悉重于他縣而協濟銀尚三千餘兩措辦尤艱公心惻之比例高淳改折徵解遷民圍至應天巡撫張鶚等疏陳其事部院尹撫江都御史始終以溧爲意每與諸當道激切言之卒獲改折皆公之力也徵催有法弗事煩刑不經胥役民自投櫃登名因以驗其輕重民樂輸早完歲無逋欠聽訟盡公使各盡其詞隨以片言折之無一冤者又寬鋑贖公移內開塡百不及十與士子課文講藝建圖南書院有期有禮士彬彬以興置學田以贍貧生凡各上官經過供億之煩往往取辦於衙舍曠地蓄雞豚治蔬菜乃於溧水縣志　卷之六　九

以備陳獻累不及民上官亦習聞其賢而無有苛責縣民楊保元駱應鵬等坐齊泰族黨編戍軍四十五戶忝子孫蒙赦還而族黨遠戍者猶故公爲力請豁籍且請恤錄裔孫以慰忠魂他若恤馬戶倡草塲修圩堰治街道興利除害不可勝紀以行取去任後歷陞至南京應天府尹長江故有牽挽水手歲計工食銀二千四百餘兩寔則江帆風便無事此役公爲裁革以抵各屬縣大馬驛遞之應增者賠償之應恤者條寔井井撫按允行勒石著爲永規又捐俸三百餘兩爲溧水增置學田凡可以爲溧計者莫不留意焉溧民至今頌之不衰公位至南兵部侍郎終于家別有傳茲特裒其治溧之大畧焉

周起元字繩貞麗建晉江人以解元登萬曆辛丑科進士授番陽縣爲政有幹才考選御史歷官太僕少卿巡撫應天凡屬郡縣民困多所體恤于溧水改折一事公獨題疏力言得報溧民戴之請祀名宦尋以事迕魏璫被

害逮下詔獄死

吳仕詮字公擇浙江湖州府歸安縣人萬曆初舉進士令溧水與視溧之劇者爲簡變令之俗者爲雅動以文章飾吏治首崇學校作訓民四箴立于堂壁士之爲學記勒于學宮作記以志爲國史獨重其事文者以之風民之違法者以之勸政暇一意于山川文物虛賢下士以邑誌爲國史獨重其事考正德嘉靖二誌而重新之聘山人黃汝金纂輯以成而自序焉有功于溧者德惠不可枚舉至今人思之公寔于萬曆以後爲溧令者有觀感云

陳子貞字懷雲江西南昌人萬曆十六年任士令溧水以實心爲政愛民如子待士若師勸善簡訟講學課文不幹清儉不尚空文在任有政恩無怨邑祠祀之行取御史去旋補陝江南巡試諸郡道出瀨上登徵恩閣賦詩題扁如歸故鄉不勝有感猶詢民苦士風一一不捨有長者氣度稱爲召父杜母官至福建巡撫所在有祠

永思無斁

徐良彥字季良別號若谷江西新建縣人登萬曆戊戌進士初授婺源縣知縣丁內艱去服闋改補溧水縣公才學政事動皆過人下車首權其邑之要務莫大于便民杜害允行之應天八邑俱有解京皇磚之役歲僉富戶轉解賠累甚重多至破家大爲民害公心憂之因請于田糧少增分毫不令偏累富戶該令各縣共出共

[illegible]州府[illegible]

[illegible]

議行而民便凡上官經臨一切供應什物皆借辦于坊長臨期倉卒多致失悞不過往往吏民相諉失禮上官公設處官置立爲定則不使貽累坊長上下相安每年會計[illegible]滿筭中明不使胥吏得一毫影借其間聽訟不形喜怒使民情得以上達而奸猾者悉無以自施其巧罪罰惟輕贖鍰多免一意保護群黎公素知堪輿之理每嘆瀘水形勢有不足而幼消長視東南諸水直瀉無情西北風氣不聚倡義民建塔以塞水

已于是民多豐饒士咸文秀萬曆丙午分校南闈多收名士大宗伯錢謙益其首拔也居溧五載所行多倣前令徐公人稱溧有二徐焉行取御史臺直言抗疏以忤魏璫被謫崇禎初起大理寺卿尋陞工部侍郎予告歸有焚餘草詩六卷行于世

朱身修字安伯江西進賢人由萬曆丁未進士任溧水以愛民爲心不濫受詞坦然以農桑是勸吏胥左右無敢一有犯者公不威而民畏有禮終于福建布政使邑有祠焉

張錫命號月沙四川潼川州人登萬曆丙辰進士而士覩未期年而邑之利弊了然搜剔殆盡稱爲神明擢南禮部主事轉南吏部考功司郎中授溧水縣公耿一日邑人相率百牛言語書字俱慎之公畧無拘忌久之民知公之聰察纖毫不爽若有四目之明至論文閱試具特識抉秀異焉邑有改折田糧事前令公歷歷申請未獲報可公曰此已有成議不難力請于上而

爲民慰時值嘉與徐公任大京兆公亟乘機會
取邑民張曉前疏申而行之京兆公曰適獲我
心力懇撫按題請得折改如高淳例合邑歡呼
動地竭二十年之力賴公克收其成焉其他善
政不能備紀後擢南臺御史

李可埴字孺龍湖廣善化人由進士天啓二年任
溧水賦性淳良不爲察察與民相安至五年以
兵餉欲借改折暫徵公有伸免文移甫行而丁
艱去服闋補他縣惠政亦如在溧焉後擢戶部
陞鳳陽知府時楚寇亂不能歸以遺愛在溧水
遂家焉

曾就義字雙南江西贛州人由乙丑進士天啓七
年任居官多善政尤以摘奸爲精敏市徒夜聚
賭博至明則勾攝已在門矣賭風一杜自公始
民有以夥狀嚇騙良善者不遂其欲輒以無名
狀陰告各上司差役下鄉如虎狼經年不決公
廉得其狀必詰于府且奮髯而起曰不活磔此
輩無以安良民也乃以丁艱去猶以未盡除此

害爲憾當公之時市棍莫不斂戢公之政不可
枚舉舉其要者崇禎間破格甄用選入翰林然
用掩其長矣
吳世濟字楫侯天啓丁卯舉人崇禎元年任教諭
遇士有禮久而不懈曾署縣篆潔白有操不令
人目爲代庖者陞大和縣去邑有祠焉

國朝

羅佳士字　北京　人由貢士順治二年任
時以新制各縣俱欲設鎮兵以防土賊公甚此
深察溧民淳良既以歸服可無用兵馬恐騷動
百姓力申上勿煩設鎮從之民大歡戴乙酉冬
適鄰境土賊煽亂公加防守甫欲申報上而賊
忽焚掠而去公挾印造府親道所由各上臺俱
察非其過獨操臺有苛責下獄經年意有他也
公付之不辨終置于法民盡悲之然却兵安民
之心自昭日月也

楊國楨字　遼東　景州人由旗下貢順治三年
任爲人廉明爽直兼長武略視事快便據案批

駁無弗中節兌運漕糧親臨倉所與運官運役爭執升合不得虧損糧長十二鄉莫不感戴無何擢去官至監司

王鼎胤字六符山東淄川人由進士順治四年任初履任即赫赫有神明之譽時值丈量鄉之以產相授受者率思藉爲詭端公概置不理民獲以安邑之財賦積年爲奸胥侵蠹莫可稽覈公嚴爲清箅纖毫無容欺隱繼此者得不受蒙蔽其貽後人之利多矣

安應晬字玉吾遼東人由旗下生員順治六年任在官勤敏平和事無弗善時分防兵肆虐民苦之至有殺人以祭馬神廟者公力請于上徙去之自立鄉勇親以操練賊不敢窺且虛賢下士逢丁祭必齋宿循禮焉禱則徙跣額神立應雨澤以勞瘁致病九年正月卒于官民建祠祀焉

名宦補遺

吳裕洪武間爲溧水令有聲上作褒賢頌送之此見王禕造邦勳賢錄如此顯名異寵而前三志

俱未載官師表亦不列其名無乃疎乎故補入焉

宋

朱處登政和八年進士建延二年官左從事郎潭州瀏陽令四年軍賊杜彦等脅瀏陽處力戰三日死之湖南安撫司聞其事狀通直郎與其子宗嘉恩澤因嘉歷仕贈奉大中大夫三世孫紹祐之以易學授徒于家處高祖壽昌揚州天長人七歲失母行求五十年得母完聚厚幸泣涕

喪明有白烏集其墓天下皆知其孝仕至司農少卿嗚乎處之忠節蓋有源矣

劉綰靖康間官安撫使金兵至綰以抗敵死其後曰應炎者任臺諫有聲挺立不附賈似道被謫拂衣歸隱克承先志

元

趙龍澤字萬里宋隱逸趙林之玄孫元鄉賢趙鑑之子爲人骯髒自負有司舉教授一就職即謝去會汝潁兵陷建業龍澤不屈死之子權亦從父死弟雷澤長子棟婦夏氏次子楷與其婦劉氏弟宗澤之婦衡氏同赴水死獨雷澤與棟以他故得免議者謂趙氏上世多賢者何爲一旦酷烈至此嗚乎此正天之所以不欲趙氏一門者歟

明

齊泰原名德宇尚禮別號南塘洪武二十年舉應天鄉試第一明年舉進士授禮部主事尋改兵部會雷震謹身殿上禱郊廟以泰官九載無過

得陪祀賜名泰三十年陞本部左侍郎明年進
尚書上召問邊將姓名泰歷舉以對無遺又問
諸圖籍泰袖出手冊以進大稱旨是年受顧命
時諸王方擁重兵專制多驕逸不法及建文君
嗣位詔諸王臨邸中毋奔喪兼殺諸王權詔下
諸王弗悅多咿泰已而文皇竟入臨泰請勅急
勒還國泰嘗使壯平佯內其賂歸請爲邊費上
益倚重之初上在東宮意固不忘諸王太常卿
黃子澄嘗陳說漢七國事當上意至是議國事
必召齊黃云乃共建策有罪輒除國時有高巍
者諫止之其旨云陛下毋行晁錯削奪之謀當
從主父偃推恩之舉上善其奏然竟不行及周
王有罪文皇曲爲解諸臣皆目燕固私周王且
彼諸王何爲獨燕王有塞上功請將素懻之柰
何不亟爲備于是數遣使詟燕陰事日急靖難
兵遂發時上方召學士輩浩沾弄豗討論周
官法度不暇給詔閒外事一付泰泰遂移檄指
斥削屬籍無所憚或難之卒不顧靖難兵亦遂

以誅泰等爲名上疏請發奸臣齊泰等臣願得
甘心焉以報我高皇帝之靈臣卽罷兵與陛下
更始否則兵且抵京赤地千里書數上不報後
靖難兵臨淮聲大振上不得已謫齊黃官以報
文皇請罷兵文皇曰此直鼠輩自全計耳能餌
我哉趣兵益進上亦復召齊黃未及至金川門
聞建文君已遜去泰追走廣德道遇修撰王叔
英呼之曰泰乎若勿死而奔得無有異心乎泰
慟曰吾志在後舉未敢死耳叔英亦慟曰泰乎
休矣曰者天下兵一付子子卒無能報國恩今
事去矣顧纍纍然奔何爲哉雖然未死固子分
也吾聞之古人云死節易吾姑爲其易者泰乎
善自愛遂自殺泰復募兵他郡破執見文皇不
屈死之先是泰嘗以將才薦謝貴授揮使都指
揮使及靖難兵至貴不屈死又嘗薦趙清守河
南文皇以書招之不能屈釋貴嘗以坐事當死
者趙清舊帥爲壯平指揮泰皆能不疑而用之
同時死難諸臣如牛景先盧振韋咸泰所信泰

兄弟敬宗睦俾以泰死子甫六齡倖免宗黨悉遣戍仁宗朝赦還仍給故業今邑東十里有尚書舖泰宅也嘉靖中知縣王從善謝廷薄相繼爲祠祀之仍請以泰五世孫光裕補博士弟子員守祠光裕即六齡兒後也萬曆十二年監察御史屠叔方援恩詔請恤裕泰族黨戍不報至天啟元年知縣張錫命伸應天府尹徐必達監察御史田題准豁免楊保元駱應鵬等四十五家回籍歸業泰謚爲節愍賜表忠祠勅縣官春秋祀之泰曾孫盈輔祖澤父仲榮贈如泰官

附傳

魏澤字彥恩少有學行洪武中官刑部尚書建文時謫爲海寧尉時文皇逮方孝儒械繫獄以姚廣孝言欲勿殺乃捕其族黨凡十以怵方而方卒勿屈故方氏族黨[illegible]方者人人危懼莫不諱言方氏澤獨以一身犯不測威傾身庇焉竟能存方氏後天下義之謝文肅所稱孫枝一葉者是矣後直指黃紀賢代巡至深建

石碑于北門橋表澤大義知澤爲練城人在溧水縣志

水分去高淳縣境高淳志載澤家世詳甚澤所著有綿山集藏于家舊志吳仕詮曰魏澤無意於死建文君難而顧汲汲爲方氏後者何烈也豈其不欲此身以衆人死耶鄭莊簡乃附澤於死難諸臣後有旨哉澤過方故宅有悼詩載藝文志

武暐字元暉蒲村人父滋里中號爲長者暐幼孤葉舉子業長有才氣嘉靖間由壁史擢台州府知事時監司林應箕廉其能俾攝仙居再攝黃巖皆稱治辦兩邑士民交頌之會倭犯黃巖界暐率兵迎敵倭爲之却初所率兵猝募民間子弟雅勿習戰又以倭即引去恪稍弛越五日倭突至城遂陷暐馳報監司不之信暐加額勞曰吾頃聞于諸大夫如暐非棄城者吾將再試之暐感激自誓曰暐不肖無能一士卒心誠未敢以必勝許所可許者暐此身也遂毅然往禦倭於拗嶺以奇兵掩殺之至釣魚嶺倭亦以奇

兵還擊之衆潰瞻獨毀與寇相持者越日手刃若干級援勿至遂陣沒年三十八聞者哀而壯之監司上其事聞于朝及其子尚寶上書白父死節狀上可其奏追贈瞻太僕寺寺丞廕一子命台州立祠祀焉賜額忠愍今溧水亦入表忠祠祀之隆處問子尚寶薦於鄉人稱食報云

舊志吳仕詮曰余觀建文君二歲而廢五王未嘗不竊憾於死節諸臣間然何至於崔鋭有云諸王之罪即死不足贖及觀泰之所以遇高皇帝而其所推轂士槩以死報則知泰非徒死者然而卒無功非天耶又嘗考建文君所進用諸臣永樂間多以功名顯彼其時非不炳然在識者觀之曾不身死而澌泯矣乃若武暐起一掾耳竟能一死以成名使鄉之人千百世而下稱齊武重烈云嗚呼亦難矣

李佛保溧之有膂力人也居恒每以忠義自許不事名利邑人不甚識之嘉靖三十四年海倭自

吳下登陸震驚東南犯深境民衆惶潰保獨挺身捍之奮勇力戰勢孤不敵死于慕軍橋惜前未有揚之者用書厥事

丁遵生而壯氣過人自負膂力與李佛保同時值倭至懼邑民難出與佛保共奮盡力弗克遂亦死前志遺載今補焉

劉鳳池生有氣節斤斤自立茹素養身年始三十有一處世分明毫無欺僞聞崇禎甲申之變即已誓死至乙酉度勢不可遂引決作遺言付子六斤爲治命遂從容赴水以死及家人跡至見其衣冠整然立于河中面貌鬚髮猶生邑諸生武維英爲文施必顯爲詩以吊之

國朝

劉虔邑庠生貌雄偉性慷慨寔文士而兼武略也順治二年乙酉冬十二月土賊倏起知縣羅佳士聞警捧印上郡請兵未及虔登城瞭賊賊已在樓櫓虔力拒羣賊揮刀失手賊攘虔刺死邑中士民痛哀之

俞棗字祗若崇寧四年以上舍賜進士第一僉書鎮南軍判官未赴改授辟雍博士秘書省正字屢遷給事中勿合于時出爲襄陽府察鹿門寺僧有敗行奏沒其田一半入官以助軍餉還拜給事中上書論學校其言頗行又嘗言外郡之切要者監司守令而已苟非其人則下有寃抑何繇越而白天子哉上深嘉其言賜對衣金帶

會蔡京再相憾向所用事多畔已奏出知河陽
改開德府未幾轉拜御史中丞陳士風六弊又
發戶部尚書劉炳陰事京方倚炳與適戾其意
陵翰林學士最後以毀紹聖法度被謫壽復述
古殿直學士知江寧府卒

按桌作俞氏釋褐題名記其祖考始儲六經
以詔昆裔越五十年始有釋褐而歸者自天
聖訖今凡十人非朝廷樂育之效與故相岐
公嘗以十榜傳家爲美桌歸其詩而悅之因
作十榜傳家記追念先澤刻石垂訓學者勿
嬉勿隨桌躋舊武以忠義報國益振家聲諸
科如艮佐艮彌珹珥仲翁徹桌願迺次冊布
次喬皆俞氏云記載藝文

魏艮臣字道弼崇教鄉南塘人負資環偉少游郡
學歸母病已亟艮臣刲股爲糜以進下咽即安
間里稱孝宣和三年登進士第初授丹徒尉請
闕投匭伸太學陳東寇天下高其義徽宗南巡
上疏請還闕不報調廣州壽昌令以縣最聞召

對除敕令刪定官遷吏部員外郎金人犯高郵
擇使講和高宗曰魏良臣頗有氣節宜往會邊
臣開釁金人怒欲勿盟良臣曰初天子議未下
邊臣惟有死戰耳金人憚之與之盟而退還除
職力辭適金人敗盟擢吏部侍郎復奉使兀术
擁檛鋭以懼之欲畫江爲界良臣敎然曰有國
書在且分淮而守定初議者卽某也其他非所
敢知反復持論定議如初于是桑檜忌之出
知池廬二州檜死召參大政首請出衣冠之囚
歸蠻瘴之寃起淹抑斥姦回修軍政罷冗官節
浮費時政一新同輩咸爲側目竟以資政殿學
士出知紹興後復歷知宣州潭洪諸郡卒年六
十九贈光祿大夫建康郡開國侯食邑千三百
戶食實封二百戶謚敏肅

吳忝勝字勝之永寧鄉芧城人幼聰其父講伊洛
書輒能懸解平生不妄言笑游庠序間儕輩嚴
憚之登淳熙八年進士丞相趙汝愚廉其才授

以嘉興教授浙西使者將薦用之會汝愚去御史湯碩劾梁勝嘗救荒浙右爲汝愚牧人心又嘗黨朱熹之學不可爲士子率始梁勝舉諸生潘時舉呂喬年白子長輩講明朱子四書解伊洛之傳爲之一振故忌者中之自是屏廢十餘年嘉定間復錄用凡四遷至司農寺丞出知隨州時和議復成禁諸郡毋開邊隙犯者立誅之以其有梁皐者壯人盜其馬皐追而與之鬬壯人以爲言郡下七人于獄梁勝至立破械縱之以其狀遣報壯人而已嘗收孟宗政虐再興隸帳下後二人者皆爲名將又招亡命者十人褒曰忠勇軍士氣復揚築隨州東關二城及補葺營壘甚備先是隨州經兵火榛莽墟也至是稍還舊觀隨人大悅除京西提刑領州如故改湖北運判兼知鄂州甫至歲大饑乃乞糴于湖廣遠近賴以全活者甚衆改知太平州最後除秘閣修撰主宮觀卒謚正肅

舊志黃汝金曰按史吳梁勝父子皆宦州人

溧水在宋未嘗隸宣州今寧國已刻於鄉賢
溧水復收者誤也徽州又指淵潛爲休寧玉
堂巷人特以宣州籍登進士耳據此則溧水
愈遠矣今高淳亦祀于鄉溧水誤之也湖州
亦載桑勝以墓在誤之也徐獻忠掌故集及
他志槩稱溧水人未詳史耳然三賢祀于溧
者有年矣姑仍之但著此存疑云

吳淵字道父秦檜孫檜死淵亦坐貶嘉定七年舉進士調
學五載改主簿孫應麟聽縣主簿丞相史彌遠前之語竟日大悅謂
淵曰君國器也今開化新置尉姑宜以此處君
淵力辭而去及丁父憂詔以前職起復辭之弗
許乃貽書政府曰人道莫大於事親事親莫大
於送死苟曰哀求榮則平生大節掃地矣公家
尚安用之時丞相史嵩之方起復淵復上疏議
者難之淵弗顧詔竟從其乞後廷議欲用其中
原以據關守河爲說時淵方進用乃力陳其不
可大要謂國家力決不能取縱取之決不能守

宰相鄭清之不樂罷出知江州無何果如淵議
清之致書引咎焉淵在位所至稱治辦計淵所
嘗賑濟全活者二百萬餘人又嘗有贓寇功後
詔褒淵善政凡二十五事遂拜資政殿大學士
封金陵侯進爵爲公無何爲御史劉元龍所劾
淵平時被劾或左遷或奪官者數矣至是帝始
寢其奏至寶祐五年復以軍功拜參知政事越
七日卒贈少師賜銀絹以五百計議者謂淵有
才略又能興學養士定宗時完濟迺爾第以其政尚
嚴酷容有不滿者其弟潛亦數諫止之所著易
解及退庵文集奏議

吳潛字毅夫宣州人寧勝之季子嘉定十年登進
士第一授丞事郎簽鎮東軍節度判官紹定四
年累遷尚書右郎官會郴城火潛上疏累百言
其言云願陛下引咎修省必使國人信之毋徒
減膳徹樂而忽其大者以誰進君子小人爲
包荒兼容邪說正論爲泰極則致災之由端在
此矣惟陛下一反之庶幾天意可回也又貽書

丞相史彌遠論時政失大事歷少府少卿淮西
總領因白執政曰今金人既滅南北爲隣但宜
堅守以養國威毋用兵肉趾自敝爲也自後典
師輒敗潛言率驗遷大府卿權沿江制置知建
康府江東安撫留守上疏論保蜀襄防江海進
取有甚難者三事論端平元年詔求直言潛首陳
九事中忤時政罷奉祠改秘閣修撰尋太常少
卿奉造朝十輸諸郡租覘恤人戶培植根本凡
十五事又言邊戍敗大計貽書執政論京西
既失當招收京淮精兵以保江西時國漸削潛
復言曰望陛下念大業將傾士習已壞以靜專
察群情以剛明消衆慝毋以衛數相高而以事
功相勉毋以陰諛相許而以讒見相先庶幾危
者尚可安而衰者尚可起也又請分路取士以
收淮襄人物上邊儲防禦事文言艱屯蹇困之時非反
江海圖結措置等事文言艱屯蹇困之時非反
身修德無以求亨通之理乞遴選近族維係人
心以俟太子之生帝嘉納之潛有言輒進而言

顧弗行也後累遷僉書樞密院事進封金陵郡
侯以亢旱乞罷免召同知樞密院兼參知政事
入對言國家之不能無敝猶人之不能無病今
日之病不但倉廩望之而驚庸醫亦望而驚矣
願陛下篤任元老博采衆益使臣輩得以效牛
溲馬渤之助以不辱陛下知人之明淳祐十一
年入爲參知政事拜右丞相兼樞密使明年以
水災罷後以體泉觀使兼侍讀召入對論畏天
命結民心進賢才通下情四事進左丞相封許
國公元兵渡江攻鄂州潛奏今鄂渚被兵湖南
擾動推原禍根良由近年姦臣檢士設爲虛議
逃國誤君其禍一二年而愈酷公道晦蝕名節
丧敗天怒人怨積爲宗社之憂將立度宗爲太
子潛密奏云臣無彌遠之材忠王無陛下之福
帝怒賈似道因令沈炎劾之遂落職謫建昌軍
尋徙潮州貴授化州團練使循州安置潛預知
死日語人曰吾將逝矣夜必雷風大作已而果
然四鼓開齋拱遺表作詩頌端坐而逝天下寃

之德祐元年追復原官明年以太府卿柳岳請贈諡特贈少師史稱潛忠亮剛直才長於奏對凡三百餘疏載年譜中初賈似道移黃州謂潛欲殺已故脚之深及潛至令劉宗申毒殺潛潛且既逐似道猶屢中之以死諫烈矣潛又有吳循州賈循州之語天過也後似道爲門下鄭虎臣所死有趙介如弔以文曰嗚呼履齋死於宗申先生死閩死於虎臣吁盡之矣又有吳循州賈循州之語天下快之可見凜然霜鉞常在人間後世可不畏哉

明

趙本字居仁以字行鑑之孫生而穎悟長以學行聞洪武間以薦辟起授遍政使司右參議後外擢未幾復授遍政司左遍政以苦節自勵家無蓋藏其孫往省之止給鈔二貫令徒步歸聞者駭之永樂間出治水淛江居仁慮之曰艱哉斯役也人成之而潮之徒使吾民死板築已耳以文誥於海神潮果弗至者三日而功遂成吁猶有上世之餘烈耶

端孝文端孝思以善二子也明初同爲史官善屬文季氏尤工書法初孝文使朝鮮朝鮮重其才

將厚爲壽問端太史行李何在孝文曰吾持一節返無何孝思復使朝鮮孝文勉以詩中及冰蘗操之語孝思拜受而去後表之云又聞朝鮮收孝思寸楮即寶之曰此小史碎金也其見重如此

丁沂字宗魯由進士初任部署間名長者歷官副都御史正德間考天下清正第一令祀於鄉

武昌字元亮別號橙教以字行幼有奇志長成倜儻人嗜好經史詩詞不營貨利雖席素封澹然自適惟以課子爲事性好山水交友歲以爲樂早年嘗以例授浙江臬司幕未赴終以子尚耕貴贈福建僉憲加贈四川參藩人皆以其生平好施行德食報不爽也江西泰和郭子章中丞爲之誌又叙其詩詩有攸好堂存稿若干卷行於世

武尚耕號海川隆慶庚午舉於鄉辛未登張元忭榜進士授廣東程鄉縣知縣考選禮科給事中

歷遷湖廣左布政先任四川參政值洞蠻之亂
奉詔征討以功上聞特陞蠻靖勒勲于峨嵋山
石時朝右僉重其才能膺略居官以清介自持
不受一錢及歸田仍守布素里人王希仁往見
之三子在侍體無完衣者以是清名大著人歎
不可及先是公曾夢涼川二字遂以爲號後仕
楚有餞飲于涛川閣者公訝而知其官之所止
云有詩稿若干卷繼其文品攸好堂集行世

王名登號雲臺禹廈丁未進士授大名府元城縣
知縣居官有操守歷遷保定府知府愈加清白
辛于官今人猶惜之家無擔石儲惟教子有素
子若屏老而貧能以詩文繼其家公幼孤事寡
母如嚴父居官首重學校諸生申貧而有志者
嘗捐俸餽之所拔識士多至通顯所歷非一官
元城有去思碑唐縣入名宦祠本縣崇祀鄉賢
嗚乎仕宦如名登者可勿媿生平矣

宋

王綸字德言號廷輔幼頴悟十歲能文登紹興五年進士累官同知樞密院事以資政殿大學士知建康府嘗建言孔門弟子及後世諸儒皆得從祀先聖後致仕卽居建康於府治西斗門橋南建書錦堂優游其中無何卒年六十九謚章敏與妻嚴氏葬溧水峴山下四時嘗時藝

鄉朱湖村從孫源江州同知明進士王魯源七
世孫也

元

趙鑑字叩之美丰標而蘊籍近人朋游指爲衛洗
馬復出矣性好施里中饑者多賴之以儒進授
學官不赴後被薦

明

姚敬重字克仁姚古七世孫也由儒士授本縣儒
學訓導洪武初被薦赴京進翰林院考通五經
欽除陝西馬者尉府學錄兼翰林院五經博士
治政章擢左贊善歷陞左副都御史擢太子賓
客卒於京謚文林先生賜寶鈔一百錠營葬於
贊賢鄉上庄里

談允以洪武庚午舉人仕至右副都御史在官執
憲森嚴百僚竦憚凜若秋霜溧水產世居高淳
令爲望族

蕭叔裕洪武間由辟召爲雙州府經歷素好詩書
專尚大節在任受知于郡守因以建事委之郡

瀕江風爲盜數吏弗能戢叔裕策捕厥魁群黨屏跡蜀初宏夔屬要衝治匪易又奉郡檄綜理屯田頗循舊治法守奇其材以政績上宜得顯擢時太祖新持刑亂人咸惴惴遂謝病以歸孫文舉以上命監異等爲翰林孔目與端木孝文同官爲請公傳世人儀之今漂稱著族云

魏資敬字覲之良臣之後洪武初以通經薦授棗強丞有政譽秋歸入覲擢監察御史以骨鯁敢言見憚權貴屢出巡按歸故里卒資敬負才略重名校尤不喜惑于流俗云

姚文仲敬仲胞弟也由明經儒士濮武八年授王府教授高皇后賜列女傳一部

王良字善之由人材仕至浙江按察使居官有苦操嘗隱於壽國寺著詩稿存於家有詩云相看不厭廬山色頭白歸來已忘機人因而寫其志

姚行字本達姚古九世孫也由儒士任戶科給事中至永樂六年陞湖廣布政使司左參政安邊有功深蒙恩寵時人榮之

張彥聲永樂間舉於鄉歷官河南道御史清愼持憲成祖賜金牌百面文曰赤金十分舉朝榮之居邑南孔鎮是爲浚之次子杓之裔孫也姪紀由歲貢知萬安亦有先世之風云

邡欽字宗堯盧龍籍成化十一年由進士授行人尋擢御史即抗疏劾閣官用事者上亦勿之譴常使塞上有威名又上書論邊事甚悉頗見採納出爲江西僉事復以望著然竟以故不容於

[illegible]尋謫作安府貳復見用歷四徙而至廷尉攝大司寇事刑獄稱平尋引年致仕去嘗語客曰生者寄耳因自賦輓詩寓意或謂云昔陶潛作自祭文公眞無愧其達答云余愧勿及陶者

桂冠晚耳聞者益多之年七十四而卒有鈍翁集藏於家

袁濟號訥菴成化甲辰貢士授易州判歷七載兼督捕條入悉以造屋於曠野招民聚居以防盜行旅賴之稱爲袁公店都憲高公嘉其事而察其廉幹委以轉運任勞而卒于官永豐羅倫聞

其賢手繪一松題詩贈之信陽何景明賦詩哀
挽濟勿沒矣

范祺字應禎少頴敏慕學由進士歷官福建僉事
有操守於法無少貸豪右咸屏跡正德丁卯改
雲南僉事乃喟然曰吾視茫茫而髮蒼蒼尚縻
一官哉即懇疏乞歸時逆瑾方柄用祺故不樂
仕又能以老自晦識者益高其義家居餘二十
年足跡不及公府年八十四而卒有鼎齋集藏

楊公朝宇具臣號培庵一號漁石幼而頴異年十
七補博士弟子員試輒冠軍邑侯喻公言與尤
器重之三試俱置第一萬曆癸卯領鄉薦甲辰
捷南宮初任行人丁外艱服闋以資望擬授銓
曹爲嫉者所中改工部郎陞漳州府太守漳濱
海地俗獷健訟公以清靜爲理務與輯寧又議
開封山之禁以利公諸民海寇犯境公力爲捕
勦捷聞上命紀錄事載通紀其他善政不可枚
舉漳人愛而敬之兼父母神明之載尸祝迄今

不衰居五載舉廉卓第一升分守湖東副憲歷
興泉道江西觀察使本省右轄轉河南左藩華
火耗捐公費汴人感謂數百年來無如公廉介
者辛未入覲得召對力陳民間疾苦上嘉之時
廷議以青豫兩撫推公公託疾懇辭再疏廼蒙
俞旨以調理赴任公旋里避跡湖山間不入城
市者十餘年後起爲太僕卿復以老疾告休道
遥林壑卒年八十有六子寧與恩貢未仕先公

辛孫四美　靜戒
施一鰲字士選生而穎異文章先知名于時
旦授成誦十二歲應童子試京兆許公奇之十
五補弟子員以父母連喪丁艱廬墓時以
孝聞居鄰衙後邑令愉公詣問哀者爲誰即以
喪與其易也寧戚顧艱而能盡哀君行部觀
風居首自是試輒高等連上棘闈十次會峯修
萬曆泰昌天啟三朝值銀鑪應舉顧以貢選官
池司訓以揚應聘授馬邊州學正時楚蠻寇亂
楊閣部巡方委寄機畫兵食賴有裨助有

大圩廣四十余甲内田一萬三千七百畝因裏
水衝破田畝幾三十年民皆無事報雖論以
聚船百隻沉底隨拆破坊自相非堤主高築
費工三月堤成民多感戴
盜數十人晝入
托病告
年八十四歲當健
王可立字景聖號至五
外交稱無間嘗爲善于鄉歲祲耀以療饑卤則
掩骼萬曆丙午歲貢授姑孰傳摽寒贊守永操
士多以此歎事之後得別駕郎陽寬猛互濟崔
苻不驚理奇寃多所平反歸休之日借笈擁轎
去思不衰至今與峴山比烈生平吟咏甚富所
著有覆瓿集及易原行世姑孰進士徐經泰其
門下士也爲撰誌銘邑侯張錫命居侍御有賛
離馬

孫玠嘉靖間舉於鄉仕爲福建漳浦令在官廉辨有聲人敬服之

武尚賓字邦嘉號鶴江贈太僕丞塘之子也幼生穎異博通經史于書無不讀且能旁及詩奕時譽推許已知賓爲大有爲士也始太僕仕爲台州幕以勦倭死賓補父前官蔭賓入監讀書賓甫弱冠及補庠生乃抱疏陳情肅宗愍塘死節贈以前官蔭伸弟尚冕政府得舉于順天乃改廷移蔭伸弟尚冕政府折獄平反決劉一貫涂觀洪之疑案民稱無冤見重于時類此也後仕爲建寧推官又以廉明秩滿竟遷南康丞或謂賓必不自得賓聞而笑曰丞何負我慷慨之官時中貴咿命出酤榷爲姦動以廢格詔書齮齕有司賓恐中其禍竟拂衣歸卒年六十四有雕虫稿集行世吏部徐公必達爲傳志銘

王守素字德艐號帶河生而姿狀偉岸心胸洞達使人敬畏登萬曆庚辰進士授抗州推官折獄

平反民靡弗服歷任光祿卿正直廉慎蓋守其祖像父甯家法以名教相規人品自樹者也常作白府君事略序載廟志

武化中宇大治性沉毅寬猛相濟薦屢上公車不第仕爲黃陂令黃素稱難治民視國課如私負勿就完納涖此者輒以累官化中下車一意解化不事敲撲得于會計無損秩滿輦使者聞諸朝當得優擢熙宗曰爲令得民心莫若以任始安其才而重用之再三年公入覲銓部議以南輦爲之地有嫌者中之以閒曹推章上熙宗覽而驚曰使此官寺此職輦省之地居何人遂得中旨卒如銓議比命下卒已數日矣京邸計至黃黃民哀之如失慈父母焉子令緒克承父志慱極群書爲時名儒

國朝順治十一年爲督學藍侍讀恩貢高掇天之報化中者固不必於其身也

蕭仲芳宇甫蓉號月株生而頎偉不好弄父鴈禮

自幼以亢宗期之使就外傅胡思泉學試以對曰卧氷知子孝應聲曰立雪見師尊時驚異焉十九補弟子員爲文務法先正試輒高等父令入太學曰兒畏崔烈兒咲人也天啟甲子秋試弗售歸杜門學古以孝友自立兄瞽爲父所憂仲芳事之使如文昌復明凡一切子姪婚嫁悉力完不德色志在匡時居恒每奮發砥礪天忌而奪其年里之人慟之如失梁棟焉子三秉乾秉晉皆名諸生

趙之驊字孟良號是愚中萬曆乙丑進士生有異姿幼隨父讀經史過目成誦九歲出試邑即以其名屬對隨口曰趙爲百姓之首驊超萬馬之群目爲奇童十三入庠序每試必冠軍初授鎮江教諭擢德化縣多善政創尊經閣以興士築堤閘以利民值三王之國道經江上公展應辦之才勿累地方人咸德之故寢部檄言有餐氷著絜游刃解煩輪蹄輻輳供億匪僝于廚傳租賦全登敲撲不行于撫字江瀕多再穫之田萑

苻無賄聚之警可謂王言華衮士論攸歸者矣

後遷國子監博士終南儀部郎

明

廉能傳

司徒化邦字光宇少負不羈之才事親孝撫諸弟盡友于生于素封處如寒素絶無驕奢喜怒不形詩書是好嘗有酺男子之事人皆賢之以庠生入國學仕上高丞宅心清介上人重之擢遼陽衛衆軍非其意以疾乞歸優游詩酒逸樂林泉結客課孫自娛風景得年八十有四無疾而終

朱國昺字謂卿一字鉉伯幼潛經史集業庸曹仕爲河南溫縣尉不嫌下位屢任四年力行百政志絶已私誓爲公急舉兵討平華猺民立義塚置學田溫人給閒帑發書者迄今思之崇禎壬午年舉更鄉耆仰其德義楊國修庚辰薦遼監軍道張斗合溫紳士前私成有詩文以紀懋積君之賢能不媿聯詮云

馬樵牧字信符幼聰敏自記史書能知大義有所爲遂
棄舉業肆力行誼有能爲邑令徐公必達所
器重比出門未久聞其親病即日之頌滿
縣求良人不可得因之頌滿
民自新歸至門聞親病益篤即入以孝
稱教子以孝信者四鄉
詩溧亭年八十有四

孝子傳

宋

伊小乙城中人剖腹取肝以療母疾乾道間聞于
朝旌其里曰表孝

夏某逸其名漆橋人事母至孝淳熙間旌其里曰
昭孝

劉興祖表孝坊民也割股以療父疾愈而復作又
割腹取肝祿糜進之嘉定間旌表

謝千九山陽鄉人割股療父疾

陳某逸其名恩鶴鄉人咸淳間割股療母疾

嚴晃宋武進士幼以孝聞元兵渡江晃負母避與兵値兵刃其母晃以身蔽之刃中其頸終身不能仰視壽七十八而終

鄭雲龍割股療母疾

明

虞周天順間爲邑庠生母史氏患蠱諸醫不効乃割股愈焉

梅洪少孤未嘗學所行槩有儒者風而尤以孝著洪自奉甚約母膳必以甘脆進其婦勿樂也洪出輒有後言洪覺之一日呼其婦數之曰新婦無禮於姑尚何論其它若亟出願從此絕矣親舊力爲解卒不聽自是洪居別屋餘二十年不言娶奉母唯謹後母亦必洪負之且泣曰天乎安得使後母無何日忽一明人皆異其孝感云母九十而卒洪悲號若嬰慕然廬墓終三年成遮縣令聞其賢屢及門洪

輒避去令語其隣曰孝子前令郎且吾欲成孝
子孝耳孝子具有意乎洪聞之始與見令曰惜
哉子本學也子志于孝而勿娶足不知有無後
憂不知有無後憂是使子父母傳子而絕矣奚
何生子矣而蓄貧婦亦勿樂也數求去洪嘆曰
吾昔也子而婦令也父而母固命也復何言婦
竟去後數歲其子卒洪亦隨卒邑人憐之收葬
於城北十里許後有盜刊碑者題之曰孝子
墓而人則呼爲梅孝子墓而不名近黃
山人汝金爲之傳則又謂洪嘗有隣人兄弟爭
產者洪願分已產以償所爭爭者服其義而解
洪嘗倡新白侯廟諸富人爭餉之洪日以半升
水糝自隨諸富人不敢復言餉議者又服其介
里中兒有目攝其母者洪惟罪已不已其人大
慚洪之能下人又如此又聞洪兩遭婦皆處以
禮焉嗚呼洪果不學而身備諸善乎哉然而可
以名洪者則無如孝云

丁濛成化間爲諸生事母孝母死廬墓側時王令弼稱長者甚悉濛哀毀狀廼過慰之與之語若將厭厭從地下者令爲嗟嘆不已令凡三過濛卒無異囊所見令去濛亦無所報謝令益高之將聞其事於朝濛遜謝曰使君意良厚獨柰何使濛以大不幸者就旦夕名濛且媿死矣令亦驚謝曰吾欲以旦夕名重輕子曩實非知子者後歲餘濛爲貴郎入都王令時在比部因撰丁孝子廬墓記贈之雅非濛意也

周侃一弘治間仁和塘栖人也少孤貧事母孝母病思魚時值大雪侃解衣臥冰上將以體溫魚解得一鮎倍價而歸剖之得黃金百兩後以是起家今子孫代濟其美

王孝子者山陽鄉人爲諸生父卒於姚州道日土官遣騎馳報其妾因匿其柩尸鳴往迎之徒步悲號曰其實於仕始迎柩還

傅京贊賢鄉人歲貢不樂仕母死廬墓以孝聞常

應傳令應禎聘而出聞者曰傳生既倣屣乎世
而又爲傳令屈則傳令賢可知矣
虞欽居北隅割股療母病知縣傅應禎旌獎之
黃棖居南隅割股療父病知縣傅應禎旌獎之
周家慶宇承善仙壇鄉荷塘人父尚禮邑庠士早
卒事母沈氏以孝聞母嘗病篤百藥不瘳慶哀
不解帶水不入口倣夜祈斗願以身代恍惚
有人騎白象而來曰爾心可嘉增母壽一紀
婆一女

子仝壽覺而母忽清涼沉疴立起慶自忖曰夢
乘象者必五臺山文殊佛也誓往謁謝冒險至
山時有夜臺禪師名重朝野每夜必週遊五臺
一見慶至摩頂受記曰汝一點孩心來得清淨
子母俱全同人數百一無所語慶又忖曰以水
沃面者或南海觀音耶即乘筏渡南海黑夜至
捨身岩跪祝海神曰慶遠歷山海者爲祈母壽
耳願見海燈兆母壽數跪至丙夜果見波濤上
燈大如月者七慶又叩曰望母壽止七袁耶願

求其餘後又見燈小如星者九凶拜謝之後母
果七十九齡無疾而終於是處日宛佛道變化
之繇其後處亦七十九齡無疾而終正應夢中
母子仝壽之數前後邑大夫聞而異之俱旌其
孝云

趙鳴皐字開野幼喪父母事機母至孝即累見擯
斥而孝勿衰母亦反爲所化貧而力學試屢不
遇遂篤志教子之暇成名進士子貴封文林郎
生平樂施尚義德邵年高舉鄉賓者再壽八十
有七所著有江州漫興樂善齋漫吟趙公小言
諸集行于世

袁文化白鹿鄉人父死廬墓九載三十喪妻終身
不再娶足不履公庭未識官長面鄉人重其孝
義相率銘其墓有云三十鰥居敦大義九年廬
墓重天彝

蕭泮年十九父賓外賈久不歸泮沈酣母涉江淮
歷汴冀踪跡不得數年而後返致疾終其身事
母陳盡孝邑人陳鳳舜有劉殷痛哭天地寒孝

感芹生德相侶之詩閣部吳甡爲之傳

楊振新邑庠生父死廬墓知縣張錫命旌奬之

章憲文南昌府通判甫詔之子也幼頴秀能文性正直爲庠士所推重稗年喪母事繼母曹至孝曹不以子子之百計爲害憲文甘受不出片語父病禱天祈保全盡子道不形于事跡孝至純矣

徐學忠以純孝稱於鄉里天啟間奉旨旌賜藥帛任超篤于行孝父病危超籲天刲股客調劑而父愈年八十餘垂老始得聞之天欲彰隱德也

國朝

湯學紳白鹿鄉人三歲失母撫于繼母劉劉患癰紳吮之繼以嘗糞劉視紳若離褓而紳報劉若乳哺劉逝又事鄭如之父死廬墓盡哀順治十一年有司上聞建坊表其閭

黃明詔父病割股以療之其子世紀後亦效之母疾亦瘳邑令閔派魯學諭吳鼎致俸給匾旌奬一曰孝萃一門一曰父子克孝

貞烈傳

余氏杏林市人少寡里中惡少慕其色脇以刃余不從而死事聞於朝改市曰節婦里今屬高淳

夏氏漆橋夏家女年十三母病篤剖脇割肝和藥以進母遂愈淳熙間表其里曰昭孝舊志載男子誤

李氏割股療母疾

謝氏割股療母疾

趙氏李震龍妻祖母朱氏病割股以療知縣周成之俱加申奬

三烈婦衡氏趙雷澤妻　劉氏趙楷妻　夏氏趙楝妻時汝潁兵起攻建業城陷三氏相向誓無何同赴水死時號三烈翰林學士陳祖仁有傳

潞國公張翥有贊

薩法禮寡而甚貧勤織紡訓子至治二年旌其門曰貞節至順間以子貴封容國夫人

花山婦失其姓氏至元丙子值亂兵被執不得死至崇賢鄉碑亭橋時霖指瀝血題詩於橋赴水死其詩曰君玉有難妾當災棄子離夫被擄來遙

望花山何處是存亾兩地亦哀哉

尤氏曹子英妻年少夫死囓指自誓終不貳有司以聞旌其門

黃氏張和妻年未三十而寡卽截髮自明曰吾未可死者以孤在耳卒能撫孤完節終焉至正間旌表之

陳氏汪氏王容之一妾也夫亾俱善養舅姑至正間淮兵亂迫之弗從並餓而死事聞於朝表曰貞烈其子長顯

袁氏年一十五歲事母嚴氏至孝母病癱火延其廬隣婦呼之曰勢不能俱生矣女也盍去之女泣謝曰使我生而無母不如無生遂抱母死火

中

明

陳氏王仕妻夫死守節辛苦存孤

俞氏茂才甘如桂妻如桂死俞尚少或謂姑老子幼柰何俞泣曰此未亾人責也卒能勤苦完其志萬曆間監司獎其廬傳士丁永曉爲之序

任氏黃志遠妻少而寡誓存遺腹年八十終歐陽
撫臺獎之
俞氏宋狀元俞棗五世孫女也居贛賢鄉父俞旭
母陳氏生子七人女行三幼字庠生周輅將適
輅殀氏立志不貳父母亦不能強撥田八畝與
氏守貞勤苦紡織積金數十拾造神山庵橋將
終以所撥田亦捨在庵以延香火享年八十餘
卒葬父母側凡不數日各村祭祀有神附人言
曰俞氏爲閃電娘娘爾各村宜俱祀焉女故

化丁亥十月有墓碑
劉氏贈承德郎王事王崇妻生子數月卽喪夫撫
孤名登成進士具疏陳情萬曆間勅贈安人謂
其青年砥節向首流慈歷天無年而有年厥子
無父而有父延宗脈勤課訓劬劬皆辛苦字字
皆血淚云
王氏舉人武尚訓繼妻年十七夫故氏誓死屢自
經以姑陳氏救之守節四十四年百苦備嘗撫
子成名萬曆三十六年奉旨旌表貞節

楊氏丁可輔妻年二十六　徐氏丁可弼妻年二十二輔弼俱亾二氏誓相同守皆無子五十餘年氷操堅貞足稱雙節

楊氏彭澤令許根善繼室年十六歸許生子甫週夫卽歿于官截髮自矢紡織教子持氷霜操四十餘年督學陳給氷帛直指屢旌其廬

張氏邑廩生許點妻年二十生二女點死立志守節有丁姓者陰爲謀娶氏剔目自誓丁懼而止蓬首垢衣不窺閫外者四十九年屢受旌獎焉

管氏經國猷妻歸經歲餘夫死有遺腹自計生男當撫孤卽女死未爲晚及生女也遂縊死萬曆間表其門曰貞烈

張氏毛邦久妻歸三載夫卒年二十一子之麒甫二齡家酷貧事舅勇姑以孝處伯叔以禮凡舉九喪皆出一未亾人之手嚴于教子每夜一燈相對牖繩課讀慈母若嚴師焉苦節四十四年宗黨無間言有司屢獎其廬知縣游應龍司李董梅鼎巡按賀盛選督學陳民志題請旌表值國

變寢太守陳瑎大學士吳甡俱有詩贊載藝文

薛氏年十六適太學徐思毅甫生一子夫卒誓守節有窺其色強之者氏泣迫促適剪在傍舉刺強者卽自刺仆地節大夫撫按旌其門曰操貞矢栢子可登貢入國學

王氏王涵女年十八歲適陳文心爲繼室二十一歲守節撫孤四十七年知縣李可垣給扁旌奬

貞操裕後順治五年貢生陳雲犀其子也

俞氏庠生徐時章妻年十七歸徐一年遭而夫亾悍翁戾伯逼之改醮氏投水懸梁誓死不易惟子秉完是視家貧極氏孤燈紡績課子娶媳得孫遠勝享年八十知縣鄭洪照旌云松栢堅貞族紳徐文煒有聯贈云十七歲居孀彩袖喜添萱草色六十年苦節清氷儼睹栢舟心

周氏嚴國輔妻年十九夫死有遺腹甫數月卽矢死不二及生男辛勤撫立事姑以孝聞貞節永年見其曾孫知縣張錫命旌其廬

端氏丁楨妻年二十三夫死子在襁褓立志撫孤

敎子煒歷仕貞操六十餘載直指屢旌獎之

謝氏顏守翰妻年二十二夫死撫子子死撫孫孫死撫曾孫苦節六十年崇禎間表其門曰貞節

媳李氏孫媳蔣氏皆青年守節

張氏芮元化妻年十九生子方一日夫死守節撫孤紛病割股姑病又割股知縣張錫命旌獎之

端烈婦逸其氏嫁月餘夫外賈紡織養翁姑八年無間夫病癩歸令婦他適婦具酒食獻翁姑曰今當去願以爲別舉家信之夜遂投水死視其

凡衣皆密縫嗚呼斷臂截耳光耀史冊以此較之又何如耶

吳氏章時獻妻年二十餘夫死矢志撫孤敎二子爲邑庠生守節五十四年直指屢旌其廬

陶氏魏樞妻年二十五夫死子幼守節九十三年

丁氏省祭陳雲鵬妻年二十五夫死子幼守節撫子勤苦機杼以佐其讀萬

知縣朱身修旌獎之

曆四十三年撫按旌其閭曰節孝兩全子道上

亦蚤亾媳丁氏年二十以遺腹守節竭力事姑
鄉閭以孝稱

傅氏庠士茆康宇妻胡氏庠士茆康年妻陳氏茆
康衢妻妾尹氏俱年二十餘相率苦節世所罕
有幸各有子庠生吉旋傅出吉常吉相咸秉母
訓能自樹立貞潔之氣萃于一門足風閨閫者
也

趙氏王懋柯妻年二十七柯亾家貧苦節紡織撫
孤萬曆間知縣董懋中旌其閭曰貞節邑進士

王名登有詩載藝文

宋氏邑庠生嘉定女幼受陳彦聖聘及笄陳溺死
哭詩于母宋泣弗其父弗許後有徐姓者欲娶
會女聞之以筆書几上曰願葬陳墓側即絕食
陳族數百人迎柩歸與彦聖合葬史塘門先氏

有祖姑未嫁守節五十歲卒

俞氏部道昇妻年二十二歲而寡教子部從龍入
泮壽八十六歲而終

國朝

汪氏部紹盛妻子生數月夫死家貧全節敎子四十餘年縣府藩皆旌之

章氏王若驥妻年二十餘夫死守節五十三年署縣事程萬里旌奬之

陳氏邑庠生錢化龍妻乙酉歲亂兵入其家欲犯之婦憤然赴水死

周氏俞熊妻順治二年亂兵經其鄉挾之馬上氏誓不受汚伺過橋奮躍入水死時有婢從亦同死

吳氏王仲舉妻年二十六夫殁毀容守節弟素云有機杼不輟凡四十一年卒能教子揚名中順治辛卯武闈鄉試

汪氏汪紹祖女幼能孝歲乙酉年已及笄亂兵掠至其村婦皆驚竄女嘆曰寧死如此逃恐不免即投湖死鄉人私謚曰孝烈

許氏蒲村武氏之甥女年十六未字人適父庠生許慶明避亂於外家值搜山兵至執之馬上氏給之曰我有金鐲諸餚在敗屋壁中願取以相

從兵利其有牽馬縱往勒轡在門候久不出入
視之則女已投屋後塘中死矣兵怒斫其屋而
去

程氏在秋墩流寓程天民女適邑庠孫　聞兵
至竄入村舍兵追得之以索繫行近河岸躍入
水溺不出兵恨以鎗戳其腹斷索而去次早孫
尋至收殮焉

陳氏女烏山人父爲西寧侯庄戶女年十五已字
人未適兵過其家欲殺其父索金女跪泣乞
兵舍父挾之去行經一村遥見一井詐言口渴
兵亦渴欲得水飲入村屋取汲具女投井死兵
出失女所在追尋屋後遍覓不得始汲水則女屍
與汲桶觸兵知已死碎桶而去村人出見井有
碎桶視井得女不知爲何許人多父壽至乃知
井主即夫家泣曰女已于歸久病哉奇也

武艾蒲村庠生武可儀之　年十六侍父母能
孝工織紝女紅暇則讀女論語旁及琵琶記諸
書古詩木蘭詞母曰女學宜習琵琶劇也烏用

此爲艾田記中趙五娘之婦道不足法耶母領而聽之武爲詩禮望族女子多習訓教者而艾尤慧善歲乙酉蔓兵至村艾被執妹禍亦在刼年甫十二罵兵受刃傷項臂赴水人救得甦艾巧伺一隙以縢帶自繼氣絶墮地趺坐微有笑容兵去人咸訝之倘亦死得其所乃含笑入地耶先是聞變卽自知不免夜夢庭中青烟起處恍有神助書劍旦告家人皆以爲妄越月果然此死豈非數與

馬氏贊賢鄉庠生朱國卿母也年二十四夫亾時國卿方在襁褓氏誓守敎子弱冠遊庠嘗卜居金壇壇紳王有三副簡臣重其節各有詩以贊之

王氏司徒國章妻也適二年夫亾誓死靡他人莫奪其志以織紝奉舅姑養撫幼孤亦賴十指五十餘年如一日能終始姑喪葬不拮夫遺田宅保家完節是才而賢者也年七十有一猶強健无實相之人以爲飭孝之報云

李氏白鹿鄉農人張應鼎妻年十八適兩月而夫死有遺腹苦節三十餘年撫子成人歷盡艱楚且養姑尤盡孝焉

朱氏上原鄉民湯仁龍之妻年二十喪夫欲以身殉絕食姑知其有遺腹亟勸慰之後生男朱即剪髮跣足不復修婦容家無斗筲紡織自給課子讀書幾于有成而子忽殀伶仃迫六旬苦節四十年內外鄉黨悉稱之知縣閻汎魯給扁旌之

陳氏生員湯運新之母夫之俊早喪家貧誓死不再醮和熊勵子幸勤歷五十年歲七十矣既壽且康人以爲苦節之報云

義士傳

元

湯大有五世同居子孫百口無一自私者大德

明

楊龍思鶴鄉人時元末群盜起龍散家養敢死士

障一鄉云及明太祖渡江首命大將軍徐達取溧水衆請戰寵則曰不可今有行仁義而起者聖人也我則願爲聖人俄頃衆皆壯其言請於官以全城降

吳劍山陽鄉人元末隱於市肆及大將軍兵至楊俱出舊志并趙氏野史寵者既議降釗即持牛酒爲諸父老先大將軍上其名爵以萬戶釗遁去與寵皆莫知所終

任義家城中正統間歲大饑義出穀三千石賑之上表爲義民復其家

趙興賢鄉人弱冠喪父撫二弟同居至白首孤

怡閒堂南建蒲塘橋費且數千餘金監司歷旌之有記見橋下

張整孔鎮人正德三年大饑出穀千石以賑里人有司聞于上詔給冠帶榮之曰義官

武鍾山陽鄉人性淳朴有太古風垂門不識縣庭

嘉靖二年舉鍾山縣二千餘石賑之又建三清

塌墜湖山二橋

陳懿字賡之世居白鹿鄉弱冠時嘗讓產爲兄爭
訟後竟饒於貲嘉靖乙酉丙戌間邑大饑出穀
萬餘石賑之時李中丞褒異焉後常助修學宮
城郭置學田廣醫學及它義舉不勝載陳令光
華嘗爲傳其言曰流有積而散如陳處士者哉
武酒鍾子常建通津橋又修天生橋有記見橋下
香山觀中栢宋時物也淸恐爲俗夫所廢買存
之嘗欲置義田實而沒後其子曰曙曰易曰
晦者出映田三[illegible]
敬爲崇正書院義田以招[illegible]
方同志者上司欲獎其義辭曰此父志也因以
承先篤義四字扁其廬葢推本於淸云晦子尚
敏孝友聞于鄉與兄尚餘等析箸讓田千畝人
咸義之可謂克世先德者矣

吳淞家城中嘉靖三年歲大饑死者相枕藉淞乃
荷鍤行一時露而病瘞者無慮數千時吳中丞聞
而優異焉

湯晟有幹濟才慨慷好義奮不顧私每有公憤挺
身論列時上元江寧句容溧陽高淳溧水六縣

分養官馬并淮揚三郡寄養官馬共計四千一百五十匹爲累不堪訴于隆慶戊辰年自貴疏即閣極陳其害遂奉旨革除六邑咸受其利他如邑民卞蘭等以二千九百畝之熟田假捏拋荒加糧槩縣又高淳韓邦憲等飛糧八千五百石加于溧水又皆訴獨發其奸而除一邑之害者也府縣義之授以冠帶終身

劉濟歸政鄉人獨修長樂橋

袁倫富而好義嘉靖三十七年捐基造城縣并曾震申文優恤之

陳文心襲廷機楊鑑皆溧之義士也萬曆十六年大荒三人共出穀千石以賑饑民民賴以生事聞有司請以冠帶優恤復其家

湯鳳岡白鹿鄉民萬曆十六年時大荒出粟捐資以賑饑民民賴以生者數千人天啓元年知縣張錫命聞其義舉飲于鄉五年又舉賓者二崇禎十四年大旱賑饑如前接臺遞大成給匾以風好義

陳灌垅樂愚子景福孫文懋三世尚義事有人所難爲者咸易爲之凡諸務歷歷見碑陰者勿殫述如嘉靖戊午邑造石城灌捐金三百任造西城樓櫓萬曆丙戌徽恩閣圮景福捐資以成至修文廟建塔寺文懋則視爲家事繼祖父之義咸爲力任義行三世實所罕聞文懋嘗以資援府從事復不樂仕于邑里有善事莫弗資助人皆義之邑人武光宸趙鳴皐孫謀爲贊詞雖數舉介賓非其意也其子廷鯉爲桂縣尉有父風人尤賢之

吳應舉正肅公後樂善好施邑有興建即捐助千金弗惜也至寺廟橋梁修造者不可悉述屢舉賓飲

張虓熊子成邑之有幹畧者也瀑水架改新溝徑之義二人挺身走京師請開河疏免一邑租稅之人莫不壯其行至今運糧者道里皆之恒以二人爲恩而嘖嘖不衰不可復得也

王可舉字景伊太學生敦緒人倘慷慨鬼瀋家故

素封而尤樂善好施鄉人緩急是倚訖今謂有古驁人俠士風焉翰林學士顧起元爲之傳

謝揆崇賢鄉人五世同居屢舉鄉賓年九十七知縣張錫命旌曰齒德兼隆

李應科號少塘太學生慷慨好義人以緩急靡弗應即多折閱不以介意輒焚其券士多義之子蔚幼有異才每試輒冠多士

國朝順治乙酉舉于鄉丁亥成進士人以爲科之德報云

王應禎思鶴鄉人性謹厚不好名譽由邑掾歷事居庸關當受職以親老告歸篤于孝友教子弟以義方天啓間大水出穀賑饑全活甚衆齊人困急隱而不言卒後見其遺像多拜者子象坤以恩貢選州同次孫芝藻中甲午鄉試

陳應科少有大志爲人慷慨好義孝弟力田貧者恤以財饑給以粟衆感賴之一旦歎曰吾開稼穡之後子孫必昌令科終于農而不教子孫以詩書焉望後人之通顯乎遂卜居金陵以貿易

起家訓子俊入泮壽復舉文就武乃至都閫

國朝順治甲午榜陳宿是其孫也

蕭濟性好義見沙河無梁慨然獨造撫軍設冬生院養無告者捐穀百石助之建浮屠修寺廟咸秉縣命捐財鳩工如治寨務至周貧恤孤莫不遍及誠義士也鄉進士徐文煒爲之傳

王儔年十六娶妻芮甫生男顯泰芮卒儔感其孝事一人誓不再娶至六十年不二色儔固本性潛慾而能天倫不失人莫能以鸞弦強續亦可謂義夫足風世矣

陳潔生平好義一夜觀市劇地拾遺金八兩餘待劇散不歸以候失金者張燈元泣尋至潔詢其金數包裹相合出還去市人莫知之年七十有三無病臨終取平生貸券呼兒孫焚之曰吾留此倘汝曹持索不得必遺訟端勿若留德與汝勝遺金也時論義之

蕭渡號槐溪尚義輕財敬信神明見通邑廟祀獨缺壽亭侯梅昭忠義廸偕兄濟深出鏘特地建

造城陴泮宮石坊廢弗一一置力任成邑里姻
學博施一鰲爲之傳載蕭氏家譜云
端彬字惟均嶢山世旅也母夢月入懷而娠生性
英敏勤學孝友未二十游膠庠四十不售即棄
去一意博古萬曆戊申大水倡義賑濟置田八
十畝資族子誦讀婚喪莫弗捐助年八十二狀
元朱之蕃爲撰誌銘
陳廷瑄溧水柘塘之義民也身長八尺有舉鼎之
力人以勇士偉大目之家頗饒屢賑饑且有
捐資賑之金沙蔣超有傳見藝文
孫燦家富好施萬曆三十七年大水圩民饑困暴
劉增華溧水劉氏之蒼頭也崇禎癸酉歲事主劉
道南開宦瓊州府幕主死于瘴及所從二客皆
死增華殮而扶三柩并主所遺金歸里葬之可
謂義僕也邑人陳文昭爲之立傳以風世載藝

國朝

文

馬自驤義人也父繼桂年二十餘喪妻不復娶性樂施驤承父志凡寺廟橋梁傾圮咸捐資財脩建且躬任督工歲饑食人以粥活萬衆父病割股以起上聞督學侍讀藍潤旌其門所建造諸事名勒碑陰人共賢之長洲周之標爲作父子合傳載藝文

隱逸傳

宋

趙林漢太傅之玄孫宣和中以才名屢聘不起南陽來隱句曲尋買田溧水之南置別墅焉人呼曰趙莊自是趙姓家於溧水後甚蕃

趙三捷字公武林之子少好學弗仕有父風神宇磊落不群著族譜自漢及宋二千餘年歷歷若視諸掌觀者咸才之又作論後文十篇詳悉長者言也季子震字廷發由進士官國史編修女即覩良臣配也

趙煥字仲章以該洽聞授儒學教諭父卒葬西亭山廬於墓終身不復仕四方學者多宗之尊爲

亭山先生有文集不傳生于宋卒于元年八十五

姚鏞姚古次孫也以祖父勤王復地功除贛州太守一日命工繪已像爲騎牛溯谷圖趙東野題曰騎牛無箠又無簑斷壠橫崗到處過暖日暄風不常有前村雨暗却如何公意欲隱而東野實窺之也後果被一帥所劾其隱志益堅人服東野之言

宋恭生而異相有隱德天授奇法治人目如神金劍甫下銀海旋光世盡稱之至十五世孫鼎于明嘉靖六年欽召上用立劾朝廷錫賚甚重

元

袁良所名當時以字行至正丁酉舉于鄉其先丹陽人宋東陽太守宏御史孚節度霖皆其祖也良所避紅巾亂卜居溇水家焉遇茅山異人授以方書遂遁跡縣壺遊遊山水明方正學端木孝友咸深重之嘗欲援引竟不可得公益堅于隱矣所著有秋堂賦諸詩藏于家于肇任明太

醫州縣細遊膠庠翰林劉三吾有詩贈之見藝文志

明

夏鑑字文明濂子也少有氣節嘗抵掌談天下事謂易理耳第弗能就時格竟弗仕掃一室貯先人所遺書而兀然其中曰足老我矣家故貧至是益貧匿跡潔無所合人跡罕有及其門者久之里中請鉅族習其名爭延致之而鑑弗許年七十受徒於鄉門下必有顯者出鑑大笑曰爾欲以北面太守榮鄭玄乎後有司累辟不就壽七十五而終所著有漁樂集諸弟子遂號爲漁樂先生又嘗私撰溧水志藏於家兼好詩宗長慶體楷書肖歐陽詢皆不汲汲於傳也

徐敎字希文號恒齋崇賢鄉人幼失父母哀毀如成人學無師授以里人忽之徙居城南性廉潔業岐黃兼以活貧暇即賦詩爲樂不希名譽有猶子鬻宅購者必欲其押券拒不往強之乃自

携蔬酒不沽主人乞箸默然歸時雪盈尺猶手
持數金以壽君擊之擲金雪中曰吾縱貧忍見
子姓棄産且汚我以牙儈里人聞而嘆曰徐君
真隱賢而義士也有沈立敬孝廉者父命交君
謂恒齋令之古人也君隱德可概見矣所著有
寄傲集藏于家令溧稱廣巖寺徐氏爲著姓云
黄汝金字西野邑庠士俊儀偉度博學著述偶試
等殺遂拂衣以山人自稱翛然物外里閈中如
武橙墩王帶河諸公皆以文藝重其人萬曆初
年邑乘重修縣令吳公仕詮聘汝金屬之筆迄
今書與山人俱名焉
陳文昭字潛孚性生澹蕩不受羈絆天賦詩才吟
詠有得不求人知明萬曆間[illegible]近盛唐昭
意在追踪李杜放遊江楚以助[illegible]從其族
人樂知之任武昌[illegible]歷馬[illegible]鄂渚間
在在有詩詩有竹香諸集[illegible]客後卒于客
有養僕歸其骨以葬真隱君于也
劉楚字景孫爲人好學不倦博覽群書善自吟咏

多牢騷之詞竟無志功名甘守貧賤不獲已以
身借人嘗爲捉刀以詩酒放達終于貧老有蕉
房稿清溪草諸集藏于家
武昌字元績號紆溪幼嘗入貴公家及壯不樂仕
其品行孝友生平善狀不可枚舉享年八十無
病而卒有紆溪集惠廸堂詩行世大名知府姚
汝循嘗爲志墓銘
蕭溧字世常號渚源生負異格穎悟過人以不試
而業賈處人不欺出言無苟侍養父也軒公盡
孝生事死葬盧墓哀毀有逋露馴燕之徵名行
益彰族里之聞婚喪衣食悉以爲賴舉鄉賓非
其意令尹欲上聞辭之習經
梵而匪佞于佛刻期坐化諸子
族爲堅云
孫謀字燕翼別號
不凡長魁稽性質
去隱居金陵十廟
山下善草楷放意詩文延師

教子與友其善以女字其子舉進士惡其人窘至其家厭時俗衣冠澆薄着高冠重履短袖如杜鄴之大冠間出即以老婢持蓋市童謠之曰五城方巾高似廟老婢打傘眞可笑不顧且行且吟得句歸多示其友林那子稱善始錄存吾則棄去每賣聯得錢即付酒家有瘠田數畝時歸溧省耕主城南陳躍之宅以躍之爲尉而有是也邑中多孫氏五城書一日病遺言令三子辦喪事即焚去人間其故曰讀書明理而已必欲以此取科第則聖賢之道反晦中式亦一日之遲耳爲人善矣作事還之以原欽金必坐待其人還之以原欽長者也愛其人延之教子

餘年不改行居許園中如仕不仕不知

如曹能始廷尉價隣初太史世彥偶見之多

足無何卒有長嘯集六卷行于世

孫世彥字清寰溧水滕山人邑庠士不以諸生自

住每作文脫草即焚去人間其故曰讀書明理

其姓字卒不一往謁許嘗以重資托雖終夜不寢性好飲而不亂間一歸里主于香山觀不入里舍人問之曰里亦客耳一日無疾終誡子荊枕流漱石之品也

姚宗儒古十六世孫也性生醇孝事父母竭力居庠序若庸夫惡衣食自甘無踰分於身外舉止若逐形滅跡者樵牧遇之以禮獨守謙吉世爭式之有友陳某病篤藥之死棺而葬之仍善其後焉竹爲四時訓子以一經杜門竟出人稱隱德君子八十年如一日足爲俗勵者也

流寓傳

周

左伯桃 羊角哀

友聞楚王賢

糧少伯桃

樹下哀泣

伯桃令乳哀

伍員字子胥楚人也父奢爲楚平王殺員奔吳流
連于瀨上乞食有史氏女以壺漿食之太史公
曰子胥窘于江上無須臾忍郤隱忍就功名非
烈丈夫孰能致此哉後員按金瀨渚以爲報按
瀨渚卽此也員實足証瀨名焉

漢

嚴光一名遵字子陵會稽餘姚人也少有高名卽
避之偶爲光武之故人竟以被召不屈顯其志
遂使後世稱之無窮今東南指爲嚴陵釣處者
比比焉在溧水則邑之東有廬山者相傳以嚴
陵結廬於此而名果有之必其在始變姓名時
也蓋從此轉而入齊國矣

唐

劉太眞字仲適宣州人少負才與其兄太冲齊名
嘗從蕭穎士遊穎士奇其文謂時輩莫能偶也
天寶末登進士累官禮部侍郎時德宗雅愛才
與群臣宴曲江御製詩簡文士三十八人應制

詩上德宗親第之以太眞居其最嘗掌貢舉所進多貴家子時論少之尋貶信州刺史卒餘已見祠墓下又有顏魯公送其兄太沖敘碑存學宮舊志稱有杜子源記散逸無考今考出並蕭頴士敘補載藝文

南唐

韓熙載生五季北海將家子也唐明宗時熙載自度無可爲廼南奔吳吳弗用也遂事唐會李昇志不欲有所爲亦弗及用也事李景始以直諫聞有陳覺者景幸臣也又黨於宰相宋齊丘嘗敗於吳越法當誅顧縱之熙載力請誅覺竟以此忤旨被逐後景以其弟齊王景達出禦周師仍以陳覺爲監軍熙載復諫止之曰親王而將安用監軍爲哉不聽而兵果以陳覺敗初熙載奔吳時其友李穀憐而追送之熙載大醉訣曰使江左相吾必長驅中原穀曰我爲相豈視江左爲几上肉矣至是周師攻滁穀舉爲將而熙載惟快快已爾後復事李煜煜工文詞所進用多才人首拜熙載中書侍郎勤政殿學士爵其

二子甚渥也其時國日蹙熙載卿必亾廼盡寓其縱橫塊壘於聲酒間賓客從遊者日衆宴必侍數十姬煜使人覘而圖之以爲豪其所侍姬多私於賓客人皆汚其行有以千金雙環乞墓文者熙載不妄詡一詞乞者意未已熙載力却之聞者不識熙載何如人也煜幾欲相熙載終疑其汙未決尋左遷熙載廼盡逐諸賓客侍姬煜喜復其官不日召相之熙載諸賓客侍姬復進而宴如故煜詫曰吾亦不識熙載何如人也

未幾熙載卒煜終以不一相熙載爲憾賜以平章事後李煜政益荒熙載死五載而內唐亾

舊志吳仕詮曰余聞溧水南僻壤中爲熙載讀書處其址尚有可考者因謂熙載生於叔世既數易主而不遇何不效虞卿窮愁著書所爲而未盡也亦謬矣然史氏稱譏之謂李煜後至而熙載不能有所爲也嗚呼精令一殫熙載才郎周宋未可得志何論一當李穀哉

宋

王端朝字季羔澶淵人少好學歷官至承德郎高宗南渡時浮家於此詳見端朝所撰正顯廟記溧陽新舊志皆載王寓溧陽未詳廟記耳

趙林南陽人宣和中徙溧水見隱逸傳

施鉅山東曲阜縣人登宣和壬戌進士高宗南渡偕次子泰隨駕詣建康累官參知政事陳留守之策不報遂以疾辭卜居溧水清約自持[illegible]色之好壽終九十[illegible]人[illegible]氏[illegible]爲著姓代賢爲泗陽教授一鰲者其十三世孫也

姚古字季嬰其先山西太原人少有勇畧長善騎射靖康間金人圍汴古率熙河師入援子平仲亦領步騎七千勤王拜爲督統制與宣撫使种師道合力捍金平仲夜斫敵營奪康王不獲力盡而敗入青城山思再舉及高宗南渡古護駕建康卜居溧水遂爲溧人今子孫繁衍溧稱姚氏云

茅壽字惟厚汴人也官提舉建炎元年與宋臣李

綱等力主征討之謀爲黃潛善汪伯彥所譖被
黜從高宗南渡家溧水終身不仕後裔甚繁至
明初因遣戍分爲苏毛二姓至今稱著簇云

明

嚴謙號晉溪隱士生平未詳永樂初知縣趙文振
奉勅祭徵士嚴謙墓于溧水知隱士名文振有
輓詩載藝文

姚崇文永樂間爲溧水教諭國家焉歲已卯舉于
鄉會試不第人紀其盛有贈州

吳性字鹿友別號紫巷揚州興化縣人官大學士
以閣部督師道出江南突遇北變至止溧水遂
卜邑城大中街居焉顏其堂曰嘉遯邑有改折
之事公首倡議阻於勢世事雖未就溧民感之
李河堆湖鹿長洲大家
遊東廬山寺國寺作記物在邑中思孝節義公
多詮傳以表章之故塾文志

家焉見官守閒

游應龍號雲石湖廣安陸人崇禎間舉于鄉嘗爲
溧水令值左鎮兵亂無家可歸即居于是 無
何抑鬱以卒葬縣東五里戴家橋有墓在焉

仙釋傳

晉

黃初平晉丹溪人丹溪古縣在溧水之烏山跡猶
存焉初平是此所生[illegible]尚友錄所載晉書云初
平年十五牧羊遇道士引至金華山石室中四
十餘年其兄初起尋得之而溧亦有金華山[illegible]
石處議者謂浙金華郡有金華山欲以初平爲
浙人則浙志未指丹溪人則初平爲溧人無疑
仙蹤何往不到且四十年中飛昇無定今以丹溪
爲錄則不[illegible]矣初起見平叱石成羊亦棄妻子
學道成[illegible][illegible]元皆有封號

古[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武七年住邑東之[illegible]門[illegible]有戒行不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自號鶴花道人又號雪川子人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與人人呼之者則惟以有[illegible][illegible]
元[illegible][illegible]號良爲方外交有支許風寄入白下

時時以詩相聞舊志載其一詩有云泉鳴知宿雨木落見秋山亦何滅賈浪仙又云避世紛蘭佩佩有托而避者惜未見其全稿

孫鏡有名行帶結廬於縣北官山之崖聞者踵其門因能徙後入天關山終焉

許真人不知生何時相傳真人字敬之汝南人也嘗遇仙人謝慶卿講黃白之術聞者未之許也獨已入室請益者好之後聞登西山舉而去

陵棲霞寺得大悟後往五臺山有金甲神夜報僧衆謂有法師至早迎之山下至中途果得師禮供上座萬曆間陳太后勅製衣鉢各萬二千五百數勅師說戒于五臺畢仍（）棲霞開戒僧衆求從不可勝紀時三懷法師修報恩寺塔頂不能上夢神云待波離尊者至次蚤師至三拜而舉頂上後聞寂于古林菴塔安德門外天龍寺

忩所和尚金陵永寧寺僧也崇禎年間大理寺正

卿徐良彦因深水永壽寺原徐公鼎建見忞所
有修行委爲本寺住持忞所善詩文每升座講
經必引儒家五經正理互相發明就講者咸忞
出家漢雖凍餒不足慮也何藉此住數年復之
爲釋典絕口不譚衣食孳孳爲之謀者謝曰我
金陵永寧寺化去
武光輔少失父性至孝行事非母命不自專習學
有悟毋令援監勉從之非其志也及壯以母老
不忍壯居常好游山水意若有所尋覓然終無
所取也忽偶納涼戶外手擧大甕若一葉人以
千百斤巨石試之若弄丸乃知其神力又嘗在
國學值修造群匠舁一石不起光輔以一手提
之即飛走大司成見詫曰吾門有扛鼎耶善畫
竹葉如生每以自娛不爲人所強請書隨卷輒
盡但點頭微笑而已母卒遂學道服方外衣束
雷公繩持隘竹杖出入飄然一日命肩輿曰吾
欲有所往行數里坐而逝越月餘肩輿人自麒陵歸聞其死驚訝

曰某日在廣陵道上與語良久親見縧杖如平時翛然而別叩家人卒之日乃卽遇之日如汪台符蝦蟆石尸解事

武蓬頭年未二十如老人性與俗迂不知時務不冠不履任其髮之雜披囚號爲武蓬蓬頭頭一日走鎭江何氏習太素脈七日得訣歸軫人決生死悉驗往往言未來事自刻死期人以爲風顚至期微笑曰吾與君等別矣始知仙去

蘇州和尚楚人也慧根宿植究心內典尤工詩著有靑桐集參天童後掃空萬緣不立文字稿遂逸崇禎末遊金陵四方聘請者踵接頓思山隱乃卜橫峰翠雲深處古草堂庵以居入山杖笠自隨見層巒聳秀泉壑幽淸卽此終焉埋名苦行不類凡僧戒律精嚴焚修罔懈隆冬午夜見火燒山登巔撲滅救百虫群鳥獲萬億順治二年兵亂遍郊墟獨此庵晏然遠邇趨避賴以全活者衆人咸思報德力請開堂剛敎以酬萬一乃固辭無何示寂衆于庵前建塔檢笥中殘

雜志

溧水溧陽舊多蠱毒丞相韓滉之爲浙西觀察使欲絕其源不可得時有竹林寺僧每絹一疋易藥一丸遠近中蠱者多獲濟值滉小女有惡疾浴于鎮之温湯即愈乃盡捨女之粧奩造浮圖廟于湯之右冀得名僧以守有以竹林市藥僧應者滉欣然迎置且求其藥方久之僧始獻乃刻石于二縣之市唐末喪亂石不存鎮之夏氏世傳其法藥以温湯爲名誌其所自也用五月

初生桃皮末二錢先以麥
生用盤螯末一錢以麥
麩炒去翅足大戟末
二錢
生用三味以米泔淀爲丸如棗核形中一切蠱
毒食前用米泔下一一九脩合時于淨室中忌一
切婦人孝子猫犬見 金陵志

唐文宗開成二年丁巳春三月邑掾翟畋督工市
民鄉庶于縣治圍中大樹下築土壇掬茅祠奉
白府神號忽有白雀巢于屋上紫芝生于堦前
唐武宗會昌四年甲子二月庚申朔旦翟畋入白
府祠焚香讚禱遥瑞氣絪縕見一金甲士立
於壇前自言吾乃定波侯李貴掌管江湖河海
息風平浪救護舟航奉上天玉勅命吾來爲白
府君督廟言訖畋遂遍謁邑中士庶至而仰之
遂失所在以其事上聞奉旨即將縣治改建爲
廟移治於街西酒坊邑民父老不憚千里賫香
往下邽迎請府君神主入廟凡遇水旱民患詣
祠禱之速有感應 城隍
張俊者宣州溧水縣尉元濬莊客也其妻爲虎所 勘志
取誓欲報仇乃挾矢入山於近虎穴虎上大樹

伺之乃見其妻已死爲虎所禁屍自起拜虎訖自解其衣裸而復僵虎又于穴中引四子皆大如狸掉尾歡躍以舌舐其妻虎子競來爭食俊連射斃之截虎頭併殺四子負妻屍歸陳眉公虎薈

明世宗嘉靖四年重修溧水城隍廟殿閣一夕風雷大作東北一柱神自豎立　廟志

姚守元者少讀書至士不可以不弘毅慨然嘆曰士貴有爲也不徒章句以了生平每見當爲之事卽猛于行道有遑者乃施棺以掩瘞至百餘

守元薨嗣祈城隍見廟池宜梁獨力造之不計費經始于明天啓癸亥三月之朔次年以是日得子邑人咸知其事信爲樂義好施之報

山陽鄉武姓家倉稻一宿飛出如蚊聚成毬毬農人荷鋤見而格收之頃刻落地至數石　順治七年

山陽鄉民家有雛雞出殼卽啼　順治三年

死後現影有徐學忠者字敬所生平樂善好施里人德之早喪妻劉氏終身不娶人堅之君仙以崇禎己卯無病坐化大衆舁柩在堂延僧禮懺忽

緣燭光現影堂壁鬚眉宛然隣里來觀咸謂生
前善行之報頃之燈燭息而影亦滅及出葬時
異香凝室不散道路皆聞人共異之享年六十
五歲豈其尸解去耶序生也

萬曆十五年一船過天生橋下約有千數人忽見
河中一大魚如三十斤者曜而上山舟中人競
上索之而山上大石忽墜擊船遂沉至今此水
道竟塞　見滄石閒談

順治四年天生橋土人初建土地祠適胎湖村有
神降于檝云余迺胡相公也今爲神天生橋檝
吾像也耕者異之昇至廟爲首者驚曰昨夜夢
神曰余非土地何用泥土爲白有送木來者今
果符矣何顯應若此神蓋曹村人姓周名瑚字
文卿生有異徵長而聰穎篤行孝友年七十四
卒卒時其妻武氏遙見有衣冠偉人拱手遜之
其子亦夢父俯伏堦下若迎詔狀後廟隣其道
所夢于其子因出其父之遺像示之與夢之所
見宛合然後知向神之稱胡相公者乃其諱也

共尸祝之頌著靈應云事蛇文然有碑記

藝文志

趙勳

頌

漢

校官碑頌 蓋漢三百八十有七載于乾字元卓陳國長平人蓋楚太傅潘崇之末緒也君稟資南金石畀誄曰淶陽長潘君諱敏學典謨祖之禱尔高世之介屈私趨公卽僊契聖抱不測之謀尔仕佐上郡佐既重孔武赴著疾惡義形從風征暴執訊獲首除曲河尉俞好刻猾寇息善歡履仁義之風

孤竹之廉蹈公儀之潔察廉除玆初牘清肅賦之跡垂化放乎岐周流愛雙

唐

碑銘

浮山縣記

乎　親賢寶智進直退慝布政優優令儀令色獄無吁嗟之冤野無叩匈之結於孤顓老表孝貞節重義輕利制畢百姓心歡官不失實於是遠人聆聲景附樂受一塵既來安之復役三年推泮宮之教反失谷之禮構修學宮宗懿招德既安以寧干侯用張籩豆用陳發彼有的雅容　閒鍾磬縣矣于胥樂焉乃作敘曰翼翼聖慈惠我黎烝貽我潘君來茲溧陽彬文赴武扶弱抑強　刈髏雄流惡顯忠咨疑元老師賢作朋修學童冠琢質繡章實天生德有漢將興尚旦在昔我君存今即此龜艾遂尹三梁永世支百民人所彰子子孫孫

附釋文　宋紹興十四年溧水尉喻仲遠遠得于固城湖濱置之官舍今在孔聖之門右長樂陳長方雖嘗共得本末釋文則未之知也

釋去其刀賢去其貝于侯與豺侯通尚旦謂太公周公可謂精審有據其餘不可辨者尚有二十七字今觀首行自三白字以下止斯字凡十有六字比之洪氏作釋文時又皆不可考且如第二行之字之下是禱字禱下闕一字有天字敏字之上是克字衆之下是德字退之下是德字役之上爲復反之下爲失此之上爲即皆隱隱可見洪則悉以爲闕又如既安且寧則以爲吕寧梅檜則以爲桓檜豈當時誤于墨本而然耶溧陽志謂元貞是人以名乾而傳會也至順癸酉敎授濟陰單禧識

瀨水貞義女碑銘

翰林供奉 李白

皇唐葉有六聖再造八極鏡照萬方幽明咸熙天秩有禮自太古及今君君臣臣烈士貞女采其名節尤彰可激清頹俗者皆掃地而祠之蘭蒸椒漿歲祀罔缺而茲邑貞義女光靈翳然埋冥古遠琬琰不刻豈前修傳達者爲邦之意乎貞義女者溧陽黄山里史氏之女也以家溧陽史闕書之歲三十弗移天于人清英潔白事母純孝手柔荑而不龜身擊漂以自業當楚平王時平王虞忠助讒苛虐厥政芟於尚斬於脊血流于朝赤族伍氏怨毒于人何其深哉子胥始東奔勾吳月涉星遁或七日不火傷弓于飛逼追於昭關匍匐於瀨渚拾車而徒告窮此女目色以臆授之壺漿全人自沉形與口滅卓絶千古聲凌浮雲激節必報之讐雪誠無疑之地難乎哉借如曹娥潛波理貫于孝道聶姊殞肆哀[illegible]開張闔閭傾蕩鄢郢吳師鞭屍於楚國申胥泣血於秦庭戎匹爾存亦各壯志張英風於古今雪大憤于天地微此女之力雖云爲忠孝之士焉能咆哮恒嚇施于後世也豎其溺所愴然低迴而不能去旌厥號吳天月皆荊水響像如在精魂可悲惜其投金有泉而刻石無主哀哉邑宰榮陽鄭公名晏家康成之學世子產之才琴清心閑百里大化有若于鄉扶風竇嘉賓縣尉廣平宋陟同陽令諸南朝陳然清河張昭皆有卿才霸晉同事相協緬想英淑嘆銘道周雖陵頹海粤文成不朽其辭曰粲粲貞女孤生寒門上無所天下報厚恩於風三十花落無言乃如之人激深清源碧流素手縈彼潔汰求思不可秉節而存伍胥東奔乞食於此女分壺漿滅口而死聲動列國義形壯士入郢鞭屍還吳雪恥投金瀨沮報德稱美明明千秋如月在水

白府君墓誌銘　　白居易　太傅

公諱季康太原人秦武安君起之裔曾北齊兵部尚書建之五代孫也曾祖諱士通皇朝利州都督祖諱志善尚衣奉御父諱鱗揚州錄事參軍公歷華州下邽尉懷州河內丞徐州彭城令江州潯陽令宿州虹縣令宣州溧水令歿於官舍明年某月某日歸葬下邽某鄉某原享年若干嗚呼公為人溫恭信厚為官貞白嚴重友於弟兄慈於子姪鄉黨推其行交游讓其才自尉下邽至宰於溧水皆以廉潔通濟見知於郡守流譽於朋僚才不偶時道屈於位而徒於州縣竟不致於青雲命矣夫哀哉公前夫人薛氏先公若干年而歿生二子一女號鑒虛未笄出家長子某杭州於潛尉次子某睦州遂安尉後夫人高陽敬氏父諱某某官生一子二女皆早歿子曰敏中進士出身前試大理評事歷河東鄭滑節[illegible]為賢母故敏中遵其教飭其身聲名甲科歷聘公府以文稱於衆以祿養榮於親雖自有奇材然亦由夫人訓導之所致也夫人以泰和七年正月寢疾終於下邽別墅享年若干明年某月某日啓溧水官舍薛夫人宅兆而合祔焉禮也時諸子盡歿獨敏中號泣費事托從祖兄居易誌於墓石銘曰緊我叔父溧水府君治木於家政施於民緊我叔母高陽夫人德修於室積慶閨門訓著邇庭善彰下隣故其嗣子休有令聞

明

端木府君墓誌銘　　宋濂　大學士

予友端君以洛既卒之一年其子智衰絰踵門泣且而請曰智也罪釁深重禍延先公以洪武癸丑[illegible]月乙卯卒于南京之官舍壽僅五十又三遂以是年某月某日葬于鳧山東村之原竊

惟先公自少有志事功其善政在人者今多能言之文十年則無人言之者或寡矣文十年則無人能言之矣此無他人達者其言理易者其事晦亦恒理爾一念及茲寧不使人興懷乎然而托名文辭者可以垂之無窮千百歲猶夫一日也時以無恐願先生進之按學于劉剛狀君諱復初以善其守也姓端木氏其先爲黼人由于孔門弟子貢之裔今獨以端楠氏者從省文也一遷于大梁再遷金陵烏衣巷之巔山其詳備見譜圖記中曾祖安父邦達娶其氏君有遠志不肯寂寂落人後至正初以隨試吏江南行御史臺同刻多貴遊子弟行久咸畏服之行省丞相納麟君獨恭然不失其恒俄遷書吏右遠部君在部使者行州縣彰善癉惡威聲獨著聞會四方兵動東南爲尤甚君袖策言時政之急如此則可守如此則可戰否則有歛手就降而已上官聞之皆能從容居金華日以書史自娛至正己亥皇上親御六軍取金華命常忠武王鎮之王聘君至幕下未幾君辭去會有言于朝者癸卯三月召爲徽州府經歷徵爲江東大郡政繁而賦殷君悉力佐治百廢具舉功則歸于其長田賦久不均民不堪命君卽城東建局使民自定田集爲圖籍覈盈朒驗虛寔定科繇吏民陰爲欺弊而畢由是民無逋租官無橫歛葦簾臺門旅舘之制亦廢君或葺或建咸中程式賦不及民皆若不知者丙午冬改通判吉州府吉俗尚薄訐素號難治君召父老子弟之曰子惠元元春雨秋露無不霑濡爾曷爲良民以貧爾其識之民皆惴惴無敢執牒妄訴者丁丙申冬報上德寧梗化以自戕卽便化弗祥天刑所不貸爾服除洪武辛亥春被召赴京除磨勘司丞時粟之出納刑法之是非物貨之

變易無所不當讖君從本達支自流徂源勾稽
隱微纖芥軒露每一奏對上輒廷譽之未幾陞
爲令君嚴于限域人見輒畏不敢有所請托俄
僚屬皆以貪墨敗磔首東市惟君能獨存清白
之行益表見朝著間冬十一月超授嘉議大夫
刑部尚書君之用刑本諸法律而持以平恕老
于議法者咸以爲允杭州馬甲飛糧事覺逮繫
者百餘人詔君往治其獄分群囚別所人各鞫
之合其辭參焉同多者情眞否則僞郡守以下
皆服罪壬子春三月拜湖廣等處參知政事階
中奉大夫湖廣素號重鎭屬兵戈蹂踐之餘土
曠民稀君首下屬州民復業者復其賦一年次
閱官書凡糧儲轉輸錢帛出入與夫軍裝工役
皆預爲計畫且會官屬問事不集者其故何繇
皆曰一省所轄庭府州縣二百有餘違者在千里
外每官多闕其事因不集君奏請于朝擇在職
賢良吏攝其政不數月無事不舉民驚以爲神
性甚孝自遊宦四方不能奉雖膝下心常歉歉
然所得祿賜恒歸以娛親其奉已則泊如也母
既卒一念及之輒潸然泣下居官能守貧嘗著
座右銘曰爲官寔難貧然後安事有不可急中
存寬又曰心契上天脚踐寔地人謂其能自警
云君狀貌秀偉美鬚髯音吐鴻暢或治政弗暇
休夜則焚宵命諸子環侍取書之嘉言善行歷
歷訓戒至夜分乃止故翰林學士朱丹嘗謂君
爲人其謙退似懦夫其專誠似腐儒觀精悍超越又
似俠客掀髯談世事似辨士而其精神超越又
而若勲烜能回後死者之貴銘爲乎辭然而年
日已邁文日以衰無以應四方之求近因燔毀
筆硯一切謝絕之而中心猶以爲未慊也雖然
智之所請則有不得而恝情者遂備采剛之所
錄而繫之以銘銘曰惟士也良有志則剛如挾
干將始睎而夷出遇而熙一躍而飛蓬仕府僚

四賦定繇功而不驕轉佐方州革俗以踰訓言
巤抽磨勘設曹蠶絲牛毛孰得而逃進領秋卿
邦憲是經中乎準繩往蒞大藩以孰政原江漢
又友材長如何壽則弗多其如命何有子治經
足繼簪纓縱死猶生巍山
之原木古泉寒銘在不刊

大和堂銘

王從善 知縣

天之生人懿哉恒性五倫萬物厥理自定人惟
不行達道以病匪曰斯民過在於令而我腐儒
實慚白靖奉此一心沛之群姓士夫相安吏民
無競惟僚惟屬怡怡通共遂顏斯堂文章昭暎
風流將來世道之幸
祝規有辭此感彼應

譙樓鍾銘 并序

王從善

大明嘉靖癸未予自西臺試政出宰溧水又明
年秋七月既望夜半聞譙樓鍾聲清越遠聞數
十里予心異之詢諸父老曰此鍾創自宋元祐
間歷元迄今屢毀屢鑄予嘆曰嗚呼物之興廢
固有數存焉予何能為哉然予之來適當其時
而予之去又適當其時則予之於鍾其有數存
焉耶予何能為哉雖然予之來適當其時而予
之去又適當其時則予之於鍾其有數存焉耶
予何能為哉雖然予之來適當其時而予之去
又適當其時則予之於鍾其有數存焉耶予何
能為哉雖然予之來適當其時而予之去又適
當其時則予之於鍾其有數存焉耶予何能為
哉雖然予之來適當其時而予之去又適當其
時則予之於鍾其有數存焉耶予何能為哉雖
然予之來適當其時而予之去又適當其時則
予之於鍾其有數存焉耶予何能為哉雖然予
之來適當其時而予之去又適當其時則予之
於鍾其有數存焉耶予何能為哉雖然予之來
適當其時而予之去又適當其時則予之於鍾
其有數存焉耶予何能為哉雖然予之來適當
其時而予之去又適當其時則予之於鍾其有
數存焉耶予何能為哉雖

篤吾於爾也不免于教
民是屬而敢以茲言勗

勸民務農箴

吳仕詮

民生邦域惟食爲天足食有本稼穡急焉豐不
忘匱爲患未然一年力穡三年蓄利不爲之豫
孰爲之繼私何以安公何以濟爾田可耕爾井
可鑿爲力則勞于心則樂純綺者誰農焉是薄
朝而溫飽夕而溝壑嗚呼五穀不分將何聊生
民無聊生國無日寧弗勤胡獲弗耨胡成柰何
黔惰自墜厥生吾於爾也寧
罪民是矜而必游民是懲

勸民息訟箴

吳仕詮

聽訟非罕無訟則賢宣尼有詔民畏爲先云胡
末世搆訐紛然鏘鉄必量睚眦是競巧舌如簧
百端求勝庭而聚訟退騎諸野或錫鞶帶終朝
三褫鳴乎德以弭爭德以弭爭無訟可也
吾於爾也豈以強
形難貸者法爾無
終訟自貽厥罰

勸民止盜箴

吳仕詮

寇盜何始蚩尤之時彼誠無知暴寔先之今也
何世爾輩奚辭國有恒憲赫赫無私相彼下民
良心匪獨偶迫飢寒眞元遂泪一夕不省終身
枉桔顯者捷辱嗚呼爾之爲計以力微者擊以智力何所不至爾其更始議在緩死
拔爾蓬心皆吾赤子吾於汝也不教而殺是上
之虐爾或不悛吾以行吾三尺之法

校書郎俞良弼像贊

董　廉　太子中允

功名老手科甲英賢代杜堅臣之任振古節使之風大唐輔弼舍子誰歸而今而後翰墨存芳矣

狀元俞棠像贊

入司文翰出攝兵權對衣魁名天下釋褐一人金帶國士無雙誠顯謨閣述古殿之再造英雄也

蒲宗孟　右丞相

元

三烈贊

張翥　潞國公

歸德趙雷澤二子棟之婦夏楷之婦劉與弟宗澤之婦同日投於水雷澤之弟與棟與楷家皆見害三烈婦誓死不辱俱陷淩波亭雷澤與棟出家逃難亦以他事幸免予太史也哀其事嘉其節輒倣古義號以三烈爲之贊曰漢有三貞居巴閬間日著義華罹禍黃中確不受辱投軀江垠宋有三潔家汀秦寧山猶刼之義不顧生女暨二婢沉於清泠今趙三婦衡夏劉雖建業之陷蹈節相應時惟雷澤將棟督餉委命皆以水死風節匪澤亦從宗則使杭其季惟楷在伯氏傍伯也既閱楷亦見殺壯衿肯肥聞者動魄堂一門天清月白彼從逆儔本我王臣膝一屈汚終古莫伸姊之弗如大系陴潔身我作是贊用揚高節後今千載正貞烈永稱三烈

明

古義士羊函哀左伯桃墓贊

徐良彥　知縣

羊函哀左伯桃爲死友聞楚王賢往見之道遇雨雪計不與全乃捐衣糧與函哀入樹中死贊

日生則兩死死則一生含笑入樹下
既摧殘墓亦滅沒者先生之神獨耀今昔仰止高風愧此隙末寸立貞珉匪捍撫牧

壯士陳翁贊

陳函輝　天台人

余在江城有中山陳生茂林者以工書來見堅之則昂然雞群鶴也一日出乃祖家傳見示讀之驚喜世間果有龍伯巨人乎恨不起翁於今之世授以登壇秉鉞之任徙嘆太平遺老滅秉之任徙嘆太平遺老滅沒於蒺藜蒲踐更間丌丌囚爲作贊贊曰叔梁紇關有異力李廣射虎家萬裂華臏有令文手擘獅石一履尺宋則文德其諸勇悍刻在史冊翁起田家好誼質直錞斛如鼎舉若籥釋徐夷皆咋指蹦躁來窺井邑挈繩飛輪如矢之直夷皆咋指拾去莫偪偶入都城胠者擁塞偪首歸來埋光鏟跡明智淵誠內於天老壽丌簪如毛錐優游藝室有穀爾貽善乃而息

溧水張氏節孝贊

吳　大學士　牲

吾聞死易惟立孤難嗚呼毛母矢志單寒和熊勉訓綢繆佐餐慈因孝著節以義完厥子克家才爲國華砥行頌俗德言孔嘉何以顯親感格幽遐心既匪石鐵葉生花

元節義傳

陳祖仁　翰林學士

傳曰千金之子不垂堂百金之子不騎衡此言其身貴則愈益慎重之也富貴雖專門空無所設使其身與千金百金無異則安能食之使彼自視其身與千金百金無異則安能食之使其才魁偉榮貴

使一日觸歲刃蜂蠆之害不啻毫髮亦無不變色而吹度者此人之至情非可誣也然斧鑽之酷殊異箴刃則有慨然捐其若鼎鑊平地無難者豈故棄金石久根於心者固已貫於余觀兵興以來天地人光殊哉於日彼之談笑趨而踏蝯絕而鼎人月非死生所能變也余觀兵興以來侯王守下至匹夫匹婦不屈於兵死者不幸卒然玉石俱燬泯也焉事人無聞之者益不少尤足悲也

一以余聞尤卓卓奇偉可異焉命授升斗之祿其婦人女子未嘗等事人誦於人不幸卒然玉石俱燬泯也焉事人無聞之者益不少尤足悲也

彼乃其令於衆亦往王牧守傳漠澤者當天驅織紝飲食是儀其見聞不由閨閫乃皆以身之時又捐軀效紝飲食是儀其見聞不由閨閫乃皆以

子一觀其趙州趙家龍身之時又捐軀效紝飲食是儀其見聞不由閨閫乃皆以

建澤未與捐軀效紝飲食是儀其見聞不由閨閫乃皆以

時辱以力訟冤遂陷兵入城大掠以及前

後則免死行兵欲用之皆私計曰我言則生不言

年高而汝婦氏謂夫在也或可免惟吾與汝年

少也夏曰夫且意出不婦人不豫爲計必辱夫子吾與若寧死

吾夫曰子吾且意出不婦人不豫爲計必辱夫子吾與若寧死

未遇害不言之也假幸而

故不及故且不自保能衛我乎亦死于水時楷

七年闔臺監察御史福建左承浙東帥府照磨楷南

李士鵬以聞于朝贈龍澤浙

安尉後二歲余自張掖召還始識宗澤愛其恂恂雅飭因以信龍澤爲人而今之學者願先三烈婦附離龍澤於義弗順易稱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矣其下歲月濡染不言而喻其跡其或死或生或先或後或久或近葢不失其正厥有係來非偶然者余故推本龍澤哉人卽鄉本遡源而亂者或少衰焉

明

夔州府經歷蕭公傳

翰林院待詔端木孝文

余與蕭君文舉同在禁林時時稱說古今人遺事讀詩之餘輒寄情城亦善善之性然也一日文舉挾其大父夔州君之狀[illegible]余爲傳夫夔州君固余之所稱說[illegible]讀[illegible]平生喜讀書尚大[illegible]宿所[illegible]谷齊古[illegible]而由莘召爲[illegible]陣圖石永安宮址與瀼西灩澦亦甲諸勝命駕賦詩露胸中奇守知其欲用所未足也因以吏事委之州瀕江夙盜藪吏不能詰公策捕其魁探先者屏跡絕蜀初定夔當峽口衝稱咽喉要區聚戍卒屯田其間守命公兼綜之公按修孟珙遺法盡水利策疲惰得穀視他屯最守大奇公材以政績上當顯擢而是時太祖得天下新持刑亂國用重典之說頗尚法吏有小過差輒黥戮人惴惴立公素少宦情遂謝病歸公諱叔裕先木蘭陵自建炎居遷後世爲金陵人金陵地沃漸大朝後靡習公性嗜澹樸弗悵也遂卜遷于莪溧右堵既安畝竊載闢爰徜徉詩酒社中而一時鄉祭酒多慕與之遊其時文舉方總角英英異常兒如長文之在太丘前也都憲姚公器之顧以愛女侍巾櫛未及御輪而公先耆年考終矣嗣後文舉用上台與等入玉堂與余同署耳公行事甚悉微文舉請余方欲勞管

城力況聞命而却之
哉謹撰次之如左

義僕傳

陳子曰余嘗讀東漢書至李次孫傳未嘗不掩卷太息曰嗟乎嬰杵而下寥寥千載廼有斯人雖然嬰杵容也事稍近名二人相得黽勉同心宜無不可爲者若次孫之違衆獨立崎嶇險難卒以乳孤報主剪叛雪仇受知當宁與主同升沿其還里乃解帶脫冠親爲除墓展拜哭泣數日而後去此其人豈以僕役哦隸爲不足居耶抑兵火循職守分理有固然苟非是固有所不快耳逮觀于後而谷風棄予岡弓相尤遑遑骨肉而不可止抑何古今人之嬰起至微嫌生釁及耶廼今得劉氏僕事庶幾近之因作義僕傳華瀕水劉氏之叔産子也昌恒游衍其黙然無所

陳文昭　邑庠生　見隱逸

華家遂僧其季并其多瘴癘不善攝生遑遑善病以死到未踰年二客旋斃僕人繼之伸子亦頗其曩病不死者增華一以歸季歸而伸子顧未之知也一旦客自劉南來人而已然其家顧有傳其耗者鄉里故舊往哭其廬踵趾相屬未有不噴噴嘖嘖柳莫致者而伸子之室人夢裏牽衣微不識下椎心之泣徒使城崩咏死喪之詩誰求原隰凄然寸軀即化爲百無益也而孰知萬里一身間關五棺梯航不險山海非遥安坐而至者之竟出日不知其窮年執役之增華一身赤無父妻子之戀且也哉夫增華子然又歸爲人役有何恪恪於故都即戚的丘在念而利厥所自號盡且日五棺難非一人任也其畸得而非之亦畸得而非之而顧鞠躬盡瘁死不辭卒俾異域歸魂長辭蠻雨深閨第使伸子之室人有以謝伸子而且使伸子得藉手以報二父增華雖僕人

乎其所全於劉氏者大而得于義理者深矣向
微若人吾恐華夢同條雖氣通乎春雨羽毛共
奮徒序列于秋雲將不異杖杜之孤生而終同
鼠思之泣血也烏可同年而較哉每怪世人不
祭開口詈人輒呼日奴不知求仁得仁奴亦聖
賢昧厥本原士猶大豕鄕使人人蓋如此奴則
忠臣孝于信友悌翁何必咏篇什而永懷致遺
編而長係也哉友人徐國英劉甥也嘗謂余日
增華之歸也跪主埒前再拜日泣敬致治命并
出積倖百餘金封識宛然曰主所手授也是時
旁觀之侶雖謬相敦重靡不妥意其私蓄者既
而樸被蕭然衣骨不掩始交口歎服曰昔王怵
塋書生而埋金闇敵逢孤孫雨致貨水霜之操
古謂美談錄今觀之不足多也後數歲仲子有
幼弟復以病狂御走殯死它邑增華徒步訪求
久而不得乃以貴權告匱歸請于季季如弗聞
也者逮質衣往而聞其所有道礴士人已掩埋
也矣遂勸哭而歸予以是益知增華之為善蓋
[illegible]然出于至性而非末世緣
飾之士所能步武也故記之

陳翁傳

包壯行　南通州進士

陳翁名廷寶別號宇泉予溧水之[illegible]墟人也身
長八尺餘力千有餘斤溧水擅長[illegible]以豐阜者
爲之翁家貲因三千金故推擇爲糧長當隨令
兌糧於軍縣故有一鎮針約九十餘斤重得者
先兌先歸翁獨迸迸排衆得之或有爭者翁則
隻手舉而置之高檣衆卒莫能敵也又嘗以事
詣栗水同衆跪縣庭令不知其長也以為立於
衆中怒日爾何人即敢不跪耶翁日其跪矣令
疑命立所之大驍日爾長如此耶其可作一直
毀將單庫為之嘆咤者久之嘉靖癸亥間島夷
人寇徑翁村口翁方獨立門外井傍忽遙見之
以兵器可操祇有及水器在黎繩輪而示武意
氣殊間暇以明春衆竿而愕貽遂舍而不敢侵
翁之誤而有臆如此翁又嘗有事都城所至輒

數十百人擁簇以觀謹嘯聲溢于市翁虞以震驚矚網不復入金陵城郭其勇而有知又如此翁家雖豐阜虞然不妄費而參亦不恡而惜費嘗值內歲三捐穀以濟饑人其勇而有仁又如此蓋翁儀狀誠偉岸膽力誠軀大性寔奢容淑慈故威雖足鷹島夷而飭躬行意以少開舉公府以少揣怨鄉邦且也以孝爭尊故里開至今靡不憙稱說之翁竟以壽善終於家其子五其孫十有六振振繩繩殆藥竹之立生而未艾云余未及識翁識翁之孫茂林子名秉植者蓋翁也工書遑遑偕友東麓子也得與昔翁遺事又聞李君嘗招置帳肴憂積功而爲將帥宋室深倚賴之當翁之時曾以若南仲者舉用使翁竟未建功勛然有孫賢故怨位而與文憲莊渾映簡編惜哉

至翁家訪翁遺物見其舊鏡一一尺五寸以長一遺履長尺有咫詩而一鬻新人之魁梧勇悍者耳趙制置南仲書

野老表揚翁蘄傳不朽翁亦已不虛生斯世哉

周之標 長洲

國朝

兩義士傳

余昔家石頭城瀕水相去百餘里間與瀕之君子游每神話其邑有兩義士出於一門蓋樂川樓爺父子也樂川幼喜讀書識大義得賢內助日許許生女執訛嫡道惟謹樂川亦相莊如賓舉三子治家勤勞有古風勉勵之風年未三十而卒常疾並之時執樂川手曰吾不及終事君子命也吾行者至惟勿使辜其勿忘安既而收淚屬聲曰卿吉及此肝腸寸寸裂矣今吾年已七旬不再娶遂棄去舉子業以父而兼母朝勤夕勗

家廼以殖時樸庵偉數齡耳目覩阿翁不娶每私念曰吾父因吾母一言不忍吾兄弟爲後母所摧殘不復再圖琴瑟之好吾兄弟有不承歡順志敦曾閔之行者非了也及娶孺人傅氏後孝行益篤如此十三年値樂川五十初度也昔三兄弟已析産樂川知惟仲子賢安于其卧病樸庵皇皇如有求夜半焚香將舉觴而忽剖股和湯以進不使阿翁知告天願以身代遂剖股和湯以娛翁親朋有不三日而霍然起仍得舉壽筵以娛翁親朋有忽舍笑語樸庵温凊以時出入必告至樂川七十八歲庵門吾逝矣向吾有疾爾剖股以療之茲吾未嘗疾也故非爾之所能療況吾享上壽且及見孫抱令與爾母相見于地下吾復何憾樸庵瑞蓂枕塊月居廬者彌年里閭聞其篤孝無不敬之泉之雖然此樸庵所爲百行之原而未足以盡人子也而兼仁人殆所云執義若執圭守身嗟疾洊而成深哀道殣而進食設逆漿功同薤賜贖人婦惠免泣婺邑中如李大行輩咸稱之不置揔之樂生孝子也而兼仁人殆所云執義若執圭守身

宋文

趙氏論後文

趙三捷　見隱逸

居官之法曰慎曰勤曰廉曰幹幹忠于君苞苴競之途勿通奔竸之途勿履尼媚母容輒入奸吏母爲所詘母苛刻害民母諂諛苟祿母闢苞苴厚殖母遵此訓母悟此戒母謂身既能報國必能榮親勉之戒之我言以爲陸文

右忠君上

人有五倫事親爲大三綱所先衆善攸在身乃
親之枝勿賤辱以貽親憂必甘旨是養必溫凊以待必怡愉致敬必歡忻
盡愛勿洒色是嗜勿妻子是私勿爭訟以敗家
勿奢靡以喪資勿十惡以辱親勿五逆以取
危有一於此是謂逆子汝其戒之天道甚邇

右孝父母

凡人之行敬長爲先況我伯叔尤宜恭虔毋矜
已之賢毋傲相加毋爲事自專必
恂恂致敬必雍雍加謹侍奉必致歡娛出入必
扶扶和氣滿門鄉黨親戚稱賢子
孫勉之勉之
勿易吾言

右敬尊長

手足之親分形連氣雖有他人莫如兄弟患難
必同扶持家事必同幹議毋婦言是聽使天倫
乖戾毋私財是營使骨肉暌離毋分門制戶使
不義有一於此

戒之守此勿墜
惟我祖宗善有餘慶族黨之蒂子孫之盛鄉里
光門閭比我子
孫勉諸勉諸

右睦宗族

雍睦而此
必相扶
必相恤
勿疎必忠
勿欺必共
勿爭必讓
勿侮必敬
勿慢必和
勿乖必順
勿悖

右和鄉里

有能如此克
家室今雖貧賤
安知不爲富貴
之道宜懲
此道宜懲

右崇禮義

有能如此克
昌門閭今雖無
可稱安知不爲
顯榮之道宜懲
此道宜懲

右務學問

有能如此克
保身名今雖無
解紛亦義之權
安知不爲
義之權宜懲
此道宜懲

右遠罪過

有子孫勉諸勉諸
可離禮以立身義以制事由禮
行非禮義與奚取
克肖門戶今雖
貧賤而敬讓
家室今雖
貧賤而恭敬
爲和他日
婦姻非屬所係不輕
謹婚姻
有子孫勉諸勉諸
可離禮以立身義以制事由禮
行非禮義與奚取
克肖門戶今雖無
解紛亦義之權
安知不爲
義之權宜懲
此道宜懲

右崇禮義

有能如此克
昌門閭今雖無
可稱安知不爲
顯榮之道宜懲
此道宜懲

右務學問

有能如此克
保身名今雖無
解紛亦義之權
安知不爲
義之權宜懲
此道宜懲

右遠罪過

有子孫勉諸勉諸
可離禮以立身義以制事由禮
行非禮義與奚取
克肖門戶今雖
貧賤而敬讓
家室今雖
貧賤而恭敬
爲和他日
婦姻非屬所係不輕
謹婚姻

萬物有本報本當勤
盡哀追遠盡孝一遵
家禮朱子垂教凡我子孫
繼繼承承勿替
此語及爾雲初
右慎喪祭

或仕或耕各勤其
職仕則忠君耕務足食毋游
閒以廢時毋怠毋荒迷酒色毋留心
忽尊長勿傲慢鄉
右敦本業

勿以富吞貧勿以
貶虛如此由之雍容怡愉何訟之興爾其戒
右息爭訟

祭禮

祭禮所以交

祭節敏公齊司馬文

維公氏象鍊秀徽遺鍾蓮玉泉大貝余井青萍托孤高顧列職夏卿北平畫策壽宮建明國派啟烈報士仗義捐生噫瀕水可歲中山司留公之節陳不泐不朋愛說觀風茲與薄言仰止風興薄言奠用式哀悲旆

祭節敏公齊司馬文

郭思徽　右僉都御史

嗚呼公於靖難之際豈不誠難矣誠丈夫皇帝日以天下爲事而公獨抗節史齊奮不顧身無非以爭國體耳欲一統萬化鼎耳不守復國出奔川不知者此公有眞不知者此公之自金之自大

祭節敏公齊司馬文

林道南　巡按御史

猶有千古歲兒之身彼全身遠害者共與草木同腐朽而公完名全節眞可對天地而泣鬼神春秋專祀廟貌嚴森何如生者愧其後昆余奉命撫治茲土誦公遺烈未嘗不灑泣而恰神嗚呼肖陽之嶺瀕水之濱英風高節照耀古今疾風勁草板蕩忠臣人誰無死所貴不泯公之死可無憾矣碑陳詞而歌而

諭祭贈太僕寺寺丞張武暐文

弟靖

嗚呼臣道惟艱有身匪臣自非英烈全石爲傾靖難之役公濱寸地身在金川不守大事云定檄捨肝義心憂金川不守大事云定檄捨肝義心夜半蜂鼓宵奔忠貞唯公一人九族就戮孤胤煢煢疇慟慨而非成仁繼志邱典公論輝映觀風茲土想慕殊不泯千秋血食竹帛景行敬鷹一鶚以慰厥靈

惟靈忠義所激樂賊前驅卓立戰功竟殞鋒鏑以死勤事祀典攸宜

重修徽恩閣上梁文

陳子貞　知縣

伏以閣開顯應報赫赫之鴻休扁號徽恩標巍巍之偉績然歲久則易圮勢重則難支是以過者懼棟柱之將摧遊者嗟風雨之不蔽媿予綿薄承遺花封年登物阜實有賴於祺祥盜息民康已默司於陰隲值此徽閣之傾頹敢作蓬廬而莫顧乃捐已俸用勸民資事本順乎物情志匪荒于土木幾由神授役不踰時敢云信而後勞乃獲子來之衆庶幾悅以爲使爭如父事之趨名雖舊修實則新翔三朝故閣一旦而鼎新百尺層樓數旬而至振飛雲捲雨十萬家烟火盡屬此處樓臺集翠浮嵐皷百里湖山俱入望中圖畫此固氣化之當還似亦地靈之有待登斯者眼中無礙千年香火燦爛天上之星辰八面南橫吞吐畿中之風雨民拱北辰之德政士窺東壁之文章商賈趨天市之垣學彥進文昌之府四野妖氛掩天河之一洗千齡國壽整箕疇家家入我熙臺登于斯者脚下生春眺于斯者面面皆春願之重輝萬福攸同兆民永賴

檄溧水置買學田文

徐必達

照得本府自二十年前曾令溧水見諸生澤於道誼篤於文章意甚愛之而深媿表率者之無能也即量移以後相勸相規有如一日益自意復切京兆與諸生仍有十風之即如此不自提調之責則益覩諸生道誼文章日以進矣顧開闢蓁蕪畫粥鑿壁營囊螢雪者不乏誰司教牧定窩貧士公費約得銀三百餘兩合行發買學田以贍之今該本府節省官吏即將發

宋

知縣劉

到制錢三十五萬三千查收明白即會同本縣師生務揀擇附郭腴田查照時價兩平買置募忠實佃戶佃種又記得令縣時亦曾置有學田亦即一併查明歸併通年租穀即莘理高爽倉厰一間上置周士倉扁一面將稻收入其中每于冬月該縣學掌印官親訪貧士姓名批給貧而文行兼修者爲上能修行而文或不逮者次之給發之日須本生親詣赴領不許轉展他人其本府學租簿通年送府查驗以杜穀數四至賣主姓名文契及租穀數目佃戶姓名刻期報府施行

知縣張維左朝散郎

築三湖開河劉乾道元年

水流濕而三江不入於海其勢必乘虛而橫流今之五堰河正其虛處也以夫年之水高四尺而漫過分水堰堯之水橫流而過此地當不止四尺切意者蓋自於此耳以是觀之古爲万堰者其慮遠矣有也如去年之水則四城湖雖漲亦不能奔水則不能奔蓋蘇常水盛則湖流則其勢必奔五堰而蘇常始受其害矣雖霖度若開此河委非經久利便乞從朝廷詳酌而行

唐

敘

送劉太眞詩序　出唐文粹

記有之尊道成德嚴師共難哉故在三之禮極乎君親而師也然焉馬無犯與隱義斯貫矣孔聖稱顏子有靚余猶父敬其至歟今吾於太眞也及門者亦云倍之余弗敏焉云當乎而莫之讓然乎爾且後進而余師者自貿貿邇盧翼之後比益有來學徵往教蒙匪余求若之何其拒哉噫凡十數子歲舉進士登科名與實皆相望騰遷凡十數子爾之所以求我之所以誨學乎文乎學乎也者非云徵辯說撫文以屬其辭聯事厥詞意其于徵也必歸而逆會之乎識而已文也非於其於奇靡其於言也必淺而乖矣所務乎激揚放雅訓彰宣事實而已象之言文學者或然於不然於戲彼以我爲佛爾以我爲正同聲相求爾後我能行也得乎非學不言而無文行之不遠豈相與利哉是以編其一矣然夫德之文首其選焉今茲春連茹甲乙汝間休閑爲時之冠決旬信詔俾徵典校秘書且馳傳墟首領元戎書記之事四牡騑騑薄言旋歸聲動宇下決于寰外而太眞元昆前已甲科太冲聞歲翩其連舉歸江長岫分岷分散既萃夏五月迴棹京洛告歸纁紳之徒習禮聞詩者矣兄矣弟矣榮斯繼矣會曰劉氏子可謂克孚先乎親踧極致於人倫者矣上京餞別庭闕肇歸從古以來未之聞也余羈宦此都邑斯久舉彼吳之丘曾是昔遊心乎往矣有懷伊阻行矣風帆載飛載揚爾思不及黯然以泣先歸孝悌謹信泛愛親仁余力學文之訓爾與其志之南條北固朱方舊里昔與太眞初會于茲余之門人有柳并者前是一

歲亦嘗覲茲地其請業也必始乎此焉并也有尹之鍛劉之工其少且疾故莫之逮太眞亦嘗日何敢望并并與眞難乎共相奪也緬彼江陰京阜是臨言念二子從子於此爾云過之其可忘諸同是餞者賦江有歸舟以寵夫嘉慶焉爾詩曰江有歸舟亦亂其流之子言旋嘉名孔脩揚于王庭允焯其休舟既歸止人亦榮止兄矣弟矣孝斯踐矣稱觴宴喜于岵于屺彼逝惟帆匪風不揚有彬伊文匪學不彰予其懷而勉爾不忘

送劉太沖敘 斷碑存學宮

顏眞卿 魯郡國公

城之華望者也自開府垂明於宋室澤州考績於國朝道素相承世傳儒雅尚矣夫其果行修潔斯文旣著鄉不昭乎移華龍驥驤乎雲路則公山正謐策高足於前冲與太眞嗣家聲於後有日矣昔余作郡平原拒胡羯而清與從事掌[illegible]偕雖不偶命而德其無鄰故冲之西遊期有望矣江月弦魄秦淮預潮君行何溪正及春水勗哉之子道在何居魯郡之顏眞卿

右顏魯公帖按番木適送劉太冲敘也併及其伯氏太眞新舊唐史文藝有太眞傳不記其與伯氏繼登天寶上第文集三十卷見館閣書目墓在縣北號橫塘神市人月日祭禱必應溧陽人尤神之神道碑甚度頗蔣潼書昔曾易置求廟後轉縣齋按到官初得之縣庵下僅存三百七十有九字同郡李兼經從相與起敬鄉賢由其家藏顏帖再摹入石并斷碑匣置廳壁敘言彭城華望以劉於此邑爲著封姓墓云宜城東留是也開府澤州公山正禮長其先世也平原從事銓部甲乙顏常沒引冲也蹉跎卑位悼其窮也何溪春水此邑時屬宛陵也鄭薰北望樓記言元載貶顏廬陵別駕後遷監陵刺史道出荊塘有左

伯桃詩第序腦以太中彭三字考汝越帖亦然莫可補闕云慶元巳未上巳宣城戴援跋

溧水縣志序

嘉靖四年　范祺　邑人

嘉靖四年春三月襄陽王侯來覲溧水事下車之初除弊政新化里民即安之及是喟然歎曰偏州下邑且有志溧水密邇南畿爲首善之地我皇明奄有宇內百五十年來嘗脩於餘干陳君建今文潤尋矣非司民牧者之責乎即屬之學博方在彥邑士夫黃公志達華相與檢閱讎校而筆削之惟謂志成將壽之梓侯不于鄙俾序諸有于雖老日揖何敢以不文辭夫輿地有志尚矣典稽諸古黃帝畫壄分州禹任土作貢職方掌於大司馬小戴記王制之詳皆帝王政務攸寓而太史氏之所重也姬轍不西降爲春秋戰國諸侯方務去其籍而帝王經世之大經大法[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是而馬[illegible]沈筆始有有志紀有博有牒爾[illegible]碑[illegible]常加說現其作[illegible]觀之其山用八物所倚城郭[illegible]暑學校[illegible]衆戶口貢賦與夫老碑之滿巧歌卑木之各之人堅客之所若並有伸於[illegible]首者無乎不[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足正而下迁事修而理明是以信今[illegible]與從是謂之志因非華飾明[illegible]以千處[illegible][illegible]校[illegible][illegible]已也遡所續自年之蹟地是一[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皆[illegible]役人弘究而推行者有所誅[illegible]丁[illegible][illegible]

重修溧水縣志後序

黃志達

古史務於[illegible]南[illegible]與也志方史[illegible]流前皆直稽建置沿革之由[illegible][illegible]中[illegible]之興[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已可要之綜名實由[illegible]成有[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與世由在存是故識治體者先之溧士[illegible]李辭由於[illegible][illegible]集間或夫詳於攷訂襄陽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刊[illegible][illegible]邑事[illegible]遺衆參閱不容[illegible]補本[illegible]之[illegible]大[illegible][illegible]尚興論於論綜其繁刪疑補闕[illegible]除分劃在下卷編梓[illegible]表其與城[illegible][illegible]以名[illegible]也[illegible]取聖代與圖

之盛洛將來感會之機此即賢矣文教之功之不可誣者于潮哀杓溫淨纂輯之本旨此以識歲月云

溧水縣志序

高皇帝平定海宇分置郡縣溧水屬應天府領縣五溧水其一也溧水舊有志自洪武迄今百有餘年代遠事湮文獻莫徵一旦欲考其山川風俗人物之概茫然如涉大海無津涯焉譬之人身有志而無史猶足以行千里公從善如流所以廣聞見而資博識也故曰史以備一代之典志以備一邑之勸懲一出後之宦斯土者披卷而悟懼然而奮拍其為仕為鄉也賢吾將何之嗣是而亡缺焉則修之以補其闕增之以廣其傳庶幾觀者亦且敬帝桑之義不成於一人唯唯退而屏居蕭寺中博採舊聞參以己意有加於前顧漏也複也厲也或庶幾哉免夫誌既成復進山人與語曰君知郡邑有志乎史以備一代章煇治理表風教以敦行無窮斯誌實為之嚆矢弗實觀者亦且敬帝桑之義不成於一人唯唯退而屏居蕭寺中博採舊聞參以己意有加於前顧漏也複也厲也或庶幾哉免夫誌既成復進山人與語曰君知郡邑有志乎史以備一代章煇治理表風教以敦行無窮斯誌實為之嚆矢弗實觀者亦且敬帝桑之義不成於一人唯唯退而屏居蕭寺中博採舊聞參以己意有加於前顧漏也複也厲也或庶幾哉免夫誌既成復進山人與語曰君知郡邑有志乎史以備一代章煇治理表風教以敦行無窮斯誌實為之嚆矢弗實觀者亦且敬帝桑之義不成於一人唯唯退而屏居蕭寺中博採舊聞參以己意有加於前顧漏也複也厲也或庶幾哉免夫誌既成復進山人與語曰君知郡邑有志乎史以備一代章煇治理表風教以敦行無窮斯誌實為之嚆矢弗實觀者亦且敬帝桑之義不成於一人唯唯退而屏居蕭寺中博採舊聞參以己意有加於前顧漏也複也厲也或庶幾哉免夫誌既成復進山人與語曰君知郡邑有志乎史以備一代章煇治理表風教以敦行無窮斯誌實為之嚆矢弗實觀者亦且敬帝桑之義不成於一人唯唯退而屏居蕭寺中博採舊聞參以己意有加於前顧漏也複也厲也或庶幾哉免夫誌既成復進山人與語曰君知郡邑有志乎史以備一代章煇治理表風教以敦行無窮斯誌實為之嚆矢弗實觀者亦且敬帝桑之義不成於一人唯唯退而屏居蕭寺中博採舊聞參以己意有加於前顧漏也複也厲也或庶幾哉免夫誌既成復進山人與語曰君知郡邑有志乎史以備一代章煇治理表風教以敦行無窮斯誌實為之嚆矢弗實觀

是刻也余業已請
言弁諸首而復贅數言於次簡云

溧水縣志敘

萬曆七年 邑人僉憲武公之

余邑故有志自嘉靖乙酉迄于今閱而弗脩踰五十年所其間政體民風物力人文氣運之變月異歲增當入之掌故者何限他勿論即余有識以來所覩記如建城垣遷衙宇如平稅履畝條鞭差諸法又如巨水浸城旱蝗滂秧佞冦繹騷諸災警之類關乎一邑最鉅且夥勝書乎弗勝也顧違不過傳之父老近僅習之牒檄夢束已耳安所收而輯之舊蓋吾土者亟欲考政問俗因而措之理輒稱闕畧無稽捫腕有餘憾焉嗟嗟久之將不淪佚殆盡乎此豈直邑政之缺邑之生今學禮者咸病之矧異日又何以備太史采錄哉邑侯湧瀾吳君奉生駿來試吾溧既下車精神計慮罔不在閭閻疾苦三載刑清訟簡績而成帙潤色屬之邑博高君翥乃君侯親爲屬之則走札盱江分署委余攷余唯言相劇而爭雄豈不以有郡筆挈其大者纖細曲折羅括不遺宜莫詳于邑邑之志何少缺耶成事志固官方獨严不續則執鑑安在受直之謂何是以續之不容後也君侯之識曠達淵原志而數四請之大都不尚已哉余得其所謂張大筆削唯詳事類弗徧敘從簡也外野弗槩

溧水縣志 卷之八

武尚耕 邑人 戶科給事

邑人僉憲武公之

是刻也余業已請
言弁諸首而復贅數言於次簡云

溧水縣志敘

萬曆七年 邑人僉憲武公之

余邑故有志自嘉靖乙酉迄于今閱而弗脩踰五十年所其間政體民風物力人文氣運之變月異歲增當入之掌故者何限他勿論即余有識以來所覩記如建城垣遷衙宇如平稅履畝條鞭差諸法又如巨水浸城旱蝗滂秧佞冦繹騷諸災警之類關乎一邑最鉅且夥勝書乎弗勝也顧違不過傳之父老近僅習之牒檄夢束已耳安所收而輯之舊蓋吾土者亟欲考政問俗因而措之理輒稱闕畧無稽捫腕有餘憾焉嗟嗟久之將不淪佚殆盡乎此豈直邑政之缺邑之生今學禮者咸病之矧異日又何以備太史采錄哉邑侯湧瀾吳君奉生駿來試吾溧既下車精神計慮罔不在閭閻疾苦三載刑清訟簡績而成帙潤色屬之邑博高君翥乃君侯親爲屬之則走札盱江分署委余攷余唯言相劇而爭雄豈不以有郡筆挈其大者纖細曲折羅括不遺宜莫詳于邑邑之志何少缺耶成事志固官方獨严不續則執鑑安在受直之謂何是以續之不容後也君侯之識曠達淵原志而數四請之大都不尚已哉余得其所謂張大筆削唯詳事類弗徧敘從簡也外野弗槩

武尚耕 邑人 戶科給事

溧水城隍白府眞君事畧序

王守泰　光祿寺
邑人

余枕堀卧里中二三父老時過而慰藉間出一編授余曰此重刻城隍神白府君事畧所以重刊者何則以徵恩閣重

遠闕疑也置形勝食貨勿次雄戈蔓也弗輕議官師藏否褒貶慎也夫筆削詳吾知其事必核將來勸懲可無爽而考索爲有徵傳信也孝烈雖幽猶必載敎化崇其體必嚴不尚張大吾知其方永頼焉又何渝佚之足患即未及捧全書而披覽之我君侯良史之才余竊從此窺一班矣諸方策俾後之考政學禮者欲定古今綜名實壯蹟一旦續而新之燦然布諸賢侯未完之美意其在斯乎是爲序

其費所自出又其以經始落成日月告余曰有是哉大夫可謂識政體矣政亦多術敬神保民大夫奉命蒞吾邑未及下車已知大較云而先後躬親耕于其間矣大夫不自有其功悉委諸諸神父老緣是閣廟之中庭高十丈許廣濶牛焉激而新之爲費何翅千金父老乃數百輩竊竊然在廟之中庭瞻顧閣殊不稱神德輒思所以新之獨念聖王先民而後民而致敬神爲明享未信而勞民謂我何力於神思所以報神大夫曰時可矣遂捐俸爲寮屬倡鳩工聚材往助貢金頻仍不廢時務甫越月而盛舉經紀之用不竭官府不擾民夫得政體而壯麗矣噫嘻大夫其加意規制視舊告竣告成日事神者吾聞明德以薦馨香神人胥悅一心一德也冏宜哉者曰事神者吾聞其以士木之崇高形鏤

閭姿急焉余曰否否古君子之爲政也望雲物
察災祥誰得去豪人誠有之神亦宜然白府君
於水火虫蝗之屬類能爲之備疑于是閭焉有
賴大夫務此益推人以同於神思深哉夫民神
之主也大夫勤民在矣即新廟貌虔禱祀亦無
一念不在民者神鑒明德而薦降之嘉生固世
世血食大夫亦且有餘休矣白府君事略載在
簡冊人人能言之故不具述附所以重新者
若此父老謂余言衆當于斯樂遂書以授
之大夫者誰豫章陳以成爲余同年友云

國朝

重刻白府君廟誌序 順治十二年

閔泒齊 知縣大梁人

聞之懿德嶙峋歷久絢炳如峴首墮淚庚桑畏
壘其人不朽其事不磨越千百禩而輿誦儻朗
熾蹟渾昭若雲漢合星而光耀洪流永永不替
[illegible]風蕩播中祝頌謳
傳之曰碑載之邑譜亦詳且悉矣乃復有廟誌
一昔輯其傳志碑銘并綮代之寵錫褒封後人
之前章賦詠與夫葺修諸文疏祠記彙刘成帙
集爲一編以是知府君之澤潤無疆澤人之慕
義同徵詩云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職此志矣萃
歲久紹殘創廟散落不免有細帙淪亾之慊其
先示嘉陳公領牧茲土肯備廟功欲鮮廟誌面
新之會人事舛午厥緒未就者民湯學尚年[illegible]
大耆貴志不哀非祇顧養敦懋皈禮竺乾而[illegible]
恭明神尤夙拳拳雁諸聽遂指貧購贖原报[illegible]
密人之思卓頡川之綮幹非翊進檢校巖极[illegible]
缺其三原鋟書法亦漫滤賸捌非更蒿之[illegible]
可學尚忏衷宣皇從容背言目明府蒞治[illegible]
弊盛政阜即今靖君廟模焕煥殿閣㦂晃冊[illegible]
物棲應宁遊登神之佑啓于實明府之鼎力贊
萱物相鼓縣以殊厥成也而廟誌闕然一任殘
刎無乃非明府遺予余门修廢軼章令典放前
文邑字事也余何庸辭刎神祠新飭余業分倖

明

新修溧水縣志小引

溧水故無志閔朝正德已巳餘干陳侯憲來視邑事曰邑無志闕史也往賢奚稽乃索于掌故氏得抄本前坊郭野史殘斷無次者略爲哀益邑人范泉僉公寅葺成越十有六年爲嘉靖乙酉襄陽王侯從善來視邑事曰有志而畧猶無也乃采拾遺事擇諸生中飽于聞見者爲

引

章欲以應在館何敢即安于此亦用勤歸除以俟賓客之過從耳故額之曰樓桑館工既畢與客燕飲以落之因各爲詩一章而賦其事

溧水縣誌

樓桑館詩序

署之西軒昔月沙張公所搆也卉木之盛足以表時序適退思歷外惟一軒蹔然此外無容膝處拊月沙之故榻帳孤悔已摧東閣晏公雙柳靡不欣然飫而聽彼結陰其下而農暇亦

閔洮魯

鐃助煽工誤文以記廼事今葺廟志寧敢唐捐于是取府君廟志原本公餘之候反覆蒂閱因校訂纂修之缺者使正卽命耆民學使補訛者使正卽命耆民學尚董其成俾刊鋟維新亟諸無朽并捐清俸爲不敢恡錙銖浬晦明德蓋一以志溧民慕義之誠既厲後之蒞以表著神休一以茲土者行自勉也

溧水城隍白府真君事畧引

陳子貞　知縣　南昌人

自余始宰溧也惴惴焉以民事爲憂客有告余者曰水不停淙火不延二蝗不入境此白府真君自誓之詞而溧民永受其賜者宰斯邑也大何憂焉余問而識之未以語人也壬午孟夏十有八日邑民以真君誕晨循故事舉慶會因上徽恩層樓見其棟宇頹圮即思所以新之時虞財力告詘修葺未遑越三載而舊貫不可仍矣因嘆曰此神明靈氣之鍾一方游觀之勝也可視其廢隆而弗之經始計由是士大夫者勸其事不勞民不傷財不逾時而匠氏呈能繪人獻采遨然煥然樓閣之大觀一新矣是知之慕緝而侯手加校讐焉視前志稍加詳矣嗣後寥濶五十餘年鮮安吳侯仕詮來莅吾邑萬曆丙子大京兆汪公重修金陵志檄侯撫拾邑中遺佚以報侯命山人汝金討論之諸博士弟子因以志請侯曰未也余視事日淺民心未同安敢議此越二年戊寅侯約已裕民百廢咸舉諸弟子復以志請侯始折柬報汝金曰邑務稍暇欲與子議志事汝金以寡昧辭侯曰志貴核耳非徒以文也顧子髯目且庶幾乎邑之宿儒哉舍子奚屬汝金始敢諸凡所纂緝一本于正嘉兩志金陵新志及鄰郡邑諸志吾溧曾屬肅焉或此詳而彼略則互證之隸焉者悉取參閱焉或有而此闕則摘入之五易綱而始呈草于侯侯從簿書之隙斤斤焉礪思釐正力追古雅踰年而志始就汝金誠無知然竊謂文直事核稽閣則幽則它邑大夫知樂室之稽肆則志或不及也初汝金曰子木客有索觀而議其酉者汝金曰子木先生模者解者朴焉耳吾猶有工師在焉客笑而退志入梓且竣事聊附數語于末簡

神以福澤庇其民故民以子來報于神不然胡能使人心踴躍一至于此耶既而舉酒相屬父老復出眞君事畧占刻一帙欲付之梓因閱及神誓之詞乃知容之告余者匪誕也自肇祀以來不聞水火虫蝗之災乃知神之自誓者匪虛也是宜復梓以侈其盛美云今而後神其益顯厥靈永爲民庇豈直廟食之光抑無匱有司憂民之慮

唐

記

聖母廟記

昇元六年

韋貞詎 秘書省校書郎

有唐中興文軌未一天子宵旰惠于烝人疇茲賢才以理郡邑詔琊琊王公出宰畿甸公每勞衆心尚未淫祀不有取舍那分否臧爰采迪吉之中此其祠屋之所以作也聖母者不知其何代何人也或曰有老將設廟貌胡爲不然其餘囂浮所完土木之設並從毀折無或存者政以德愷惕君子其在茲乎

宋

鼓樓記

紹定庚寅溧水縣鼓樓成樓之屋五崇五十有二尺廣加二十有八深減二十有二簷以餘屋而風雨不侵翼以兩廡而登降有地經始於歲之首訖工於九月既望費以錢計八百萬有奇而興居觀聽丰新鼓以戒昏旦而鼓以頒政令而有節又陳宇之高明刑罰之炳煥使人望之而慢易之心消儆之心起益不俟單辭之陳兩造之前而不言敬不令之威已行民咸曰休哉其年冬大夫其爲書介邑之士江君遂良來求余文以紀余惟大夫當世文人余辭鄙不足

劉宰 謚文清公

進則請屬能者明年秋遂良復以大夫書來曰代更有期又闕月行矣于其無辭余惟溧水自隋開皇置邑中間遷徙不特斷自我宋開寶以下亦巳垂三百年矣而是樓不作謂邑之匱而不給于力歟則圃環其後堂峙其偏昔固有用其餘力者矣謂事之殷而執事之不閒歟則從容觴咏流入莞絃昔固有休其餘閒者矣而是樓不作何也人惟一心心無二用故用之於公則公家之事雖耳目所不接知無不為用之於私則所急者燕閒之適耳遊觀之娛耳於是樓何有哉且余於大夫無一日雅而聞其在太學也寧逡巡退處不敢以藝成而與衆偕升其在遷調也寧恪循考任不敢援他比而躐等希進捨近甸而為此來其志益有足尚者故其來也明足以察而下不欺勤足以率而下不怠廉足以律人而下不敢容其私銖積寸累以至於是問水之自則市之官與旁縣而民不知問竹石篇[illegible]病閒財用之自則取之積累之藏如前所云而民不擾則君之為與今之從政者大有逕庭矣宜乎其為人所不能為而使數百年之墜典作始於今也昔孔子之作春秋常事不書始事則書之邑之事孰大於是樓者書其始以示方來合於春秋之法余故不復牢辭先是邑之正堂將覆君至未幾即撤而新之嘗自為文以記故不書若夫清霜戒曉爽氣澄秋樓迥天高一日千里憑欄西望弔吳楚之爭游目左施感羊左之義僭居駭先聖之遺蹟慄增想邈士之餘風必有能援筆而賦者余以謂大夫之作是樓也惟以備男邦之制非以為燕息遊觀之地故不敢效尤然得以骫骳之文綴名勒石與是樓俱傳顧不榮歟遂良曰然則書以畀

尉治雙玉亭記

劉宰

溧水為金陵壯縣而地偏無卓絕奇偉之觀故勝蹟之可尋者亦少尉治舊有二李亭按之往

志李公擇之父東掌尉茲邑携公擇與其兄野夫來讀書於此公擇名常與孫莘老齊名言論不阿爲世名臣事具國史其歸也讀書廬山五老峰下既貴儲其書具遺後人名曰李氏山房記不大顯而東坡送公擇仕至江西轉運副使雖仕詩云念我野夫兄知名三十秋又過公擇居詩云何人修水上種此一雙玉則其賢亦可槩見今亭更他名來者莫考顧縣圃隔浦淥池等處皆故令周邦彥美成游岩之地世方郵淥池亦其詞附益其說幸而至其地則趨走焉廻旋焉視圃之一草一木皆足寄遐想今尉尤公季端非之以爲李公距今雖已違然訂以所聞非是而不知所擇友猶古人而人取友尚有敝若邦彥之間寧敝因復亭舊名之益友敝若邦彥之常情則游乎隔圃遇變於記外所感易于中蓋哀人之社稷宗廟而敬所謁余以記之復是亭之心季端有焉故余爲記且取坡語定其名曰雙玉亭季端名端蓋鄧山遂初先生尚書公之孫其家學有自云

重修正願廟記　乾道元年　王曙朝　提舉

溧水東門之側十一月有廟曰正顯益城隍神白府君祠也君諱季康唐元和間人爲官清白通濟凡溧水雖歸葬下卸然溧民尸祝不怠即縣治爲祠水旱疾癘必而禱有即皇宋一天下而茲邑廟不嘏上聞天子省方東南屢而近神之受職厥有顯休事見康定十年故戶部員外郎李公朝正定宰溧水有新必復聞于朝進封廣德侯爵其子孫有息民德之益溧率以府君名其子邑

人錢雯朱抃等以廟宇朽敝編走大家傍及喜捨寸積銖累日漸月溢增新廣舊不陋不華爲外門三楹中門如之正殿三楹後寢亦如之挾以廂宇繚以周廊獻殿處中露臺高峙丹青繪事與衛悉備炳煥光采標冠一時最屋五十間歲四月十有八日邑人記侯誕節競爲侯壽鐃歌鼓吹旌纛節斧森矛其前驅儀衛威儀倡優技巧駢然而次進侯蹕之如生邑人榮之竊嘗以謂幽顯一途神人同道生而廉正歿則必儀否亦爲神積功儲行列于上清如府君是已於少傅樂天爲侄其家法可知也以丞相敏中爲子其義方可知也丞相出入將相垂三十年府君在當時已贈至極品而史不書端朝浮家而來卜築溧源起居飲食皆神之茆邑人以紀事見屬夫其可辭詞曰於惟府君唐虞之良吏有德於民宜百世祀偉哉廟貌在城之東萬石之虛千柱之宮羽衛森嚴丹青顯設緹豸鼓纛風雲肅然顧我溧民盡心王成金節侯之道

盡侯能醇止篤既蹟止里閭感叔丞相之父中興天子典冊斯舉在唐有閻在宋有光佑我溧民千載無疆

俞　狀元

十榜傳家記

俞遵字良卿以詩登天聖宋郊榜進士官武昌節度推官試秘書省校書郎　俞遜字良佐以詩登天禧王整榜進士官至贛西轉運使　俞汝礪以書登馮京榜進士授廣州府連州知州　俞珏字汝璧以書登馮京榜進士授河南府知府尚書子棗　俞仲翁以書登張衡榜進士授兵部尚書贈翰林侍讀學士子逢　俞徽字恒若以書登許將榜進士任南陽府鄧州內鄉縣尹　俞棗字祇若以詩登熙寧九年狀元屢陞至述古殿大學士兵部尚書贈金紫光祿大夫子賁　俞逢字賁迎以詩登張賡榜進士官至翰林侍讀學士子開　俞開字啓以詩登畢漸榜進士官至

授刑部主事　俞喬字自升以
書登何漁榜進士授監察御史

插竹亭記

周邦彥　知縣

皇祐三年俞君美於其舍植華以斷篠扶立之既而花起篠茂掘之得根苞焉移植先隴又移於圃中皆活後數年大者悉中棟桷凡根株惟竹爲難遷遷必以良日并寅故土隨所向背旁設倚據以防傾或不生而俞氏之篠初離燔燎斬取其半僑刺上中決無可生之理遂能滋植蓋亦異矣俞氏世宜富爲鄉閭之望居中山俞姓者莫非其族獨君美好禮而壽有子孫躬學能世其家其世紀始未乏也詩不云乎如竹苞矣如松茂矣物之堅久晚茂能閱衆哲莫過于此而竹能無根而苞其祥又可知矣紹聖三年作插竹亭余爲題其榜又記其異與勉其子孫

驅蝗記

厲溧六年九月　張　璹　邑進士

歲在庚午隣邑上元江寧句容溧陽飛蝗蔽天平地盈尺自春徂夏彼之民日事驅攫于壟畝間以爲食方其飛蝗四起戕賊禾稼凡在句容者悉催其害其在溧水者生意勃如大以吾邑距何容僅咫尺而此蝗被界利害殊絕信乎神之眷於吾邑也昔漢魯恭之令中牟治有善政不在魯而蝗之避境唯恐其至矣況吾邑之令尹能陰禦飛蝗使不入境方鵲巢則鳩居之鵲喜則鳩拙爲鵲疫必致鳩也邑民之幸孰大焉昔漢魯恭之令中牟治有善政不在魯而蝗之避境唯恐其至矣況吾邑之令尹能陰禦飛蝗使不入境方鵲巢則鳩居之鵲喜則鳩拙爲鵲疫必致鳩也邑民之幸孰大焉昔漢魯恭之令中牟治有善政不在魯而蝗之避境唯恐其至矣況吾邑之令尹能陰禦飛蝗使不入境方鵲巢則鳩居之鵲喜則鳩拙爲鵲疫必致鳩也邑民之幸孰大焉昔漢魯恭之令中牟治有善政不在魯而蝗之避境唯恐其至矣況吾邑之令尹能陰禦飛蝗使不入境方鵲巢則鳩居之鵲喜則鳩拙爲鵲疫必致鳩也邑民之幸孰大焉昔漢魯恭之令中牟治有善政不在魯而蝗之避境唯恐其至矣況吾邑之令尹能陰禦飛蝗使不入境方鵲巢則鳩居之鵲喜則鳩拙爲鵲疫必致鳩也邑民之幸孰大焉昔漢魯恭之令中牟治有善政不在魯而蝗之避境唯恐其至矣況吾邑之令尹能陰禦飛蝗使不入境方鵲巢則鳩居之鵲喜則鳩拙爲鵲疫必致鳩也邑民之幸孰大焉昔漢魯恭之令中牟治有善政不在魯而蝗之避境唯恐其至矣況吾邑之令尹能陰禦飛蝗使不入境方鵲巢則鳩居之鵲喜則鳩拙爲鵲疫必致鳩也邑民之幸孰大焉昔漢魯恭之令中牟治有善政不在魯而蝗之避境唯恐其至矣況吾邑之令尹能陰禦飛蝗使不入境方鵲巢則鳩居之鵲喜則鳩拙爲鵲疫必致鳩也邑民之幸孰大焉昔漢魯恭之令中牟治有善政不在魯而蝗之避境唯恐其至矣況吾邑之令尹能陰禦飛蝗使不入境方鵲巢則鳩居之鵲喜則鳩拙爲鵲疫必致鳩也邑民之幸孰大焉

日月之功夫以安居樂歲耕食鑿飲人不知神之功一有災患而後知神之爲有功也功而不書是隱神之賜也其可乎謹書神之功命工鋟梓彰于廟庭以永其傳庶幾千載而下知神之功報事毋忘云

顯應閣記

咸淳戊辰

咸淳二年余叨恩來試茲邑是歲之夏霖雨連月漲潦爲沴縣官徧走群祀無虛日而未應也余乃袖香扣顯德公之祠躬致懇禱幾陰氣倏解晴曦在天簑邊犢外始有生意既而彌月不雨民又以爲憂余復欵謁徵惠是夕大雨三日乃止槁者興秀者實迄用康年嗣是歲仍大和五穀胥熟邑人感神之賜相與捐力度材卽廟之東徧因崇岡創傑閣數月而後訖工美哉侖與斯飛七民造吾而請曰君昔爲邑長民愛而蒞茲土尚可營創於是爲閣三間以爲出遊來歸之所徧之曰顯應閣所以表章神之靈也願得一言以紀其事公其無辭於戲神以丞相敏中爲之子以太傅香山爲之姪生能澤其民死能福之久而弗墜以有封爵若舊記實錄之所稱述與夫累朝詔誥之所褒嘉者可攷而知民之於神君之凡有求必禱禱之未嘗不吾應是以事之惟恐其不至也今祠宇亦既孔曼且碩顧惟隙址未足也乃建是閣事面欽于世者矣抑又因思始至之歲爲民禱晴而雨甘應若影響非聰明正直圜圜造化能如是乎然則神之應之也信有以稱其實矣遂書以遺邑人俾刻之石

周咸之 知縣

華勝寺記

嘉定四年十二月

陳振孫 教諭

嘉定初余爲吏深水南出縣門三里有寺曰華勝間送迎賓客至其所寺據南亭岡右臨官道爲旁出其南則眺縣郭市井屋木歷歷可數丈室後稱松成林蔥翠茂悅由左而下隙地十餘畝井泉列甘種竹半圃其前稍空曠誅茅爲亭與向之諸山相猶草創殊弗稱其境僅有講堂寢室及左廡數寢幽勝每至輒裵回不能去顧寺宦揖余樂其境攝之以飲行旅縣民倪實爲卓菴其傍至因扣以建置本末應言寺本在邑西佛子墩久余廢當紹興十七年吳興僧如日駐錫此地得古井焉浚之以飲十乾道五年始請于郡得寺之故名揭之日年九十餘死其徒嗣之者志常常老以屬宗應由紹興迄今六十餘年矣邑無富商大賈其民力農而產巧食足日斂其租三世六十餘年所不能爲最後一身數年之力爲之始盡吾力以爲事度前所欲爲者幸而有成者方將與求文刻石爲記其已成者以爲期其未成者方將有請于君而未敢書來曰役且畢矣余官無不歸其冬應以不足乎紀遂俗行富設奠而成之昭制應所爲若興大役揮金如土嘗再宿益勤余生平長游浙見其往往佛廬僧舍壯麗相望而寺宇褊陋不稱觀瞻所有事中吏部者爭勸其增飾之以廣飛檐丈室延納賓客行所謂觀世菩薩閣宏敞相背十步方晞卑高之勢以區容以其俗貧緣法行深淺以彼擇民之教中夏區區諸暨俗事力之難易均之以勞力視夫以資動世俗而爲嫉食夫

安坐之資者猶愈也故樂爲之書

紹定改元二月

廣嚴寺記

祖大武 縣丞

予以寶慶三年春來丞古溧其秋奉檄視滂凡閱兼旬弁走壟畮歷覽山川之勝以爲金陵從昔號一都會事跡最繁意宮剎祠廟屋壁間必有碑碣可以攷古校訪多闕惟一觀中有武后時小碑及一二偽唐時碑則亦已再刊而非始初真蹟乃三國六朝以來孜孜多虞高岸深谷遷從靡定碑石之不傳也固宜最後入崇賢鄉廣嚴寺三門之外有龜趺存焉僧會廸者謂予茲舊有碑記登載寺事經李成兵火斷裂毀棄僅畱此耳誠寺之缺與也賢倘能念遺迹之未泯振絕響於已墜復爲紀述以續前記則願譬它山之石摹寫鑴刻而置諸其上亦寺之勝事也敢以爲請予雖不敏然每於古今治亂廢興未嘗不爲之感歎而行不容已於言者謹按邑志是寺本名儀成實唐昭宗天復三年僧師把之所建是時王室衰微中原俶擾楊行密據有江淮之地乃能招集流亾勸課農業境內稱爲殷富此寺所由立也皇宋受命削平僭偽洗滌汙染凡天下僧刹皆易新名至治平三年改賜今額或者記文之立當在此時至建炎間李成以戶益寇掠江左隸踐始適其兇徒嘗屯聚於寺南之二十里今父老能言其處焚蕩之及勢所必然碑記之廢於是時明矣嗟夫立石紀事所以詔將來垂久遠也時改事變存亾與焉緇衲之徒自以佛法本於清淨寂滅而君臣父子之倫衆夫佛頗然所以得安於莊嚴之境遂其持諭之棠而適其趣括飲食之便者吾儒之功用貿維持之否則一卿之立亦不能以自保會廸以予洪筆已政而以紀見蠲其亦知是說歟僧廸亦浮屠氏之功銳構進者修旹舉廢用力頗勤憫碑記之不存而經營懈懈必使完備斯足嘉矣故予欲成其志因排究顛末而爲之鋪

小學記

王遂金壇人

古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益自五家之上立之塾迎仕者之已者爲之師匪直郡邑有養也自能言莫不有教十年出就外傅學書記幼儀誦詩舞象勺心修已治人之道自泰罷學賤士漢唐之君豈無有志者更我仁令亦稍增置然四民雜處非有學宮中興已後縣知奉親敬長之道出不聞從師取友之訓灑掃必無加帚拘秩之儀應對必無負劒辟咡進退必無徐行後長之序居無禮行無樂無御五射之文無六書九數之法父詔其子兄語其失之習利祿進取之計不但失其學而廢其教得不償之君子不背死於良而氣習日陋志慮轉薄簪室而無其址宜乎

子夏區別之言子游以爲未管氏弟子之職內政而外莫之能行卓然自立特其生質之良而以溧水居畺宜聞管子不背死於友友子不爽信于千載之間風流篤厚人物表表夫豈美宜無之而不盡明王立制升賢取士不拘古數令注意教養琢之使成學旋即學而敦之爲小學建之鄉之制成童而入小學七月而試其藝業之可取諸稍長者進於國學大司徒之職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知仁聖義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之學者及其長也由將忠信事以致之

知以至於誠意而理無不明由正心脩身推而至于治國平天下而事無不格自塾庠至于序學教無不成人無不化今頑求工於言語對偶之間其去聖賢斧轍益違矣王朝以此得人名賢所不廢也士無學師無教疾行先長堅于速庶從惟小子之學根於孩提抑耆期稱道其爲大人也能卿進退存陷而不失其正者鮮矣安保其不歟官責法以爲天子之羞哉小學成始成終之教一古薇之日敬此心既無往而非明德耕民之功豈惟士子所當盡力亦長吏所當盡心也公諱儔北海人

重建尋仙觀記

咸淳九年五月甲子　虞國慶

溧水爲昇望邑地隣茅山邑有尋仙門而無奉負之宇道流靡所集凡祈禳必邀諸尋仙觀觀去縣治兩舍隔無從寓目其間一日主觀事王道者前石前唐人書畫銘來曰觀依仙杳山山一名仙壇唐周垂拱間道士宋文幹因山自然形似修立仙壇二長壽中邑令王君通遂以名其鄉至聖曆中今李若伸塚在爲像道流益尊事之山之得名以此觀舊有記今不存莫知其所始我朝元豐間道士錢玉周以三清大殿頹驍顯指衣甍貲鼎新之不克就嗣之者芮慎琦鳩工選材矣又弗就至宣和中周茂馮主觀事與吳混成者始克翔建崇本邑人相與出力者儀鳳之趙二提公武贊賢毛興德載也迄今浸久又廢矣自道常之主斯觀也與今同禱之士磬蒙蘇緣重建而公氏之儕孫觀光寶際亦慨然以堂構爲巳任相貲借役無新色以是誠方橫越善信懽然協力不日成勝事役且果願以記爲謝余以始予未暇諮期歲請益堅余日觀之有殿幾何時圮由元豐至宣和錢何年而復由錢至周又幾何人而成又廢而與既興復廢其難可卿矣今幸　曰還舊余之來又適當其成是可記也故之紀時山去將門十　增週廻一

十餘里其高三十丈絕頂有杏林及仙人跡其山舊名仙杏或又謂觀置於梁時地與茅山燕洞降上有石壇證之舊經以爲茅君行道之所時異景移不可究品古謂山不在高有仙則名是足以當之矣大槩仙之况自老氏其道以清淨爲宗慈儉爲寶雖若離世獨立而未常無兼利萬物之意開其風者往柱景蘇興起亦良心善性之所發也由今而觀鄉日仙壇門日尋仙疑非所以爲俗化之本而崇立們奉若王岑二大夫或在位清勤戶口督益或德義仁威惟人是愛在昔皆號賢令意者烹鮮之喻無欲無爲之訓言治者取焉而疑神合道徵妙並觀殆難以清虛素寂薄之也役興於成淳七年三月成于八年九月道常與其徒皆能振宗風于弗隆寳甫亦能續先志于有傳儲來者皆以是存心俾勿壞則于載一日可也書而識之於以厚俗於敎未必無補云成淳九年五月甲子日宣敎郎知建康溧水縣主管勸農營田公事兼兵馬監押兼主管圩田兼弓手寨兵軍正虞國慶記

元

唐禮部侍郎劉公祠記 淳祐十六年

杜子源 太學進士

溧水縣北之栖塘劉君有祠舊矣禬禝祈禱輒響答端平丙申里民以狀提救荐補微且藻飾之而鄉之耆姓濮君知明首以某侶時嘉熙已支秋八月也未幾戊馬究至居庶里寧其後因以水旱田多汙茯不克于成淳[illegible]甲中乃始屬役禪力竭慮若已竹室埒祭朱[illegible]於蒲所映擶高廋廣觀舊有加位置貌像衆以法故洋洋如在民益敬憚具于皆[illegible]求于記倚諸志東及裴晋公所著隧碑府君歸薪丁鄉今縣北三十五里日劉果若是也其門人葬乾度上貝上郎郡合十餘人咸白爲碑頌得公敘送伯氏丙遊亦後其鄂谷革亡嗌言脩　公元勲銘德日星儷

明千載聞風者欽祗而於府君稱道如是嗚呼
金陵古帝王州達官顯人於累丘壟鮮有氏其地
者屋而祠之歷百千歲如一日若之德如此而
於汗簡獨甚約託晉公之筆以傳而又不幸缺
裂敲礪之餘淪墜割烹之所非有賢大夫挈而
出之則其名行泯沒於蒼烟衰草間然則扶斷
刻於垢汙新廢祠於煨燼丼
樂善神風化者其克以哉

招雲亭記

至順辛未二月　謝瑛　陽夏

禪寂主人猷仲謀嗣金剛幢茂公正法者也住
院甫再期當大祲之餘乃能引隆起廢以為化
陋社鄙之計於是傾笠包所儲新斅行教戒之
堂若干楹鑿山開址出舊堂上十餘尺且即宇
後脊蓁滅莽得古磴於數百年砂礫堙淤之中
直達於善財所禮大士之巖下若山靈有以默
相之者用構亭於其陽以招雲一扇之空翠四環
縣瀑飛下游矚所及奇觀湧來一日具茗饌延
予其上乃界極夫雲之所歸趣而徵記焉予謂
雲無心物也設可招不幾乎有心也與得非以
其興也若乘時而起其斂也若有時而逝雖無
心若有[illegible]也與然無心其固不可招若有心[illegible]不
易招今之欲招若雲也其於[illegible]之有無者必能
[illegible]識於彼矣其招而笑曰無心於人[illegible]也有心
於是人也非雲即我我即雲也無之斯即之即
之斯招之此偈之[illegible][illegible]揭也夫守道之如守官
虞人[illegible]見事於孔子是雲之[illegible]孔也[illegible]若乎
[illegible]田之旃也哉[illegible][illegible]之所以有取於哉也欲法
彼以進吾學予[illegible][illegible]以說者[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所以
招者乃在[illegible]界[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非者[illegible][illegible]不[illegible]與之
蓋之也予[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書[illegible]非[illegible]民之者又有
契乎非道[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就以為記

烏龍潭記

何[illegible]　愉州人

神姓張氏名其名廟蘆山陽距州東二十五里大七里外今廟所也於是鄉人益驚異樹立益名曰龍初欲立廟他所日失其材明日得諸於其地乃經始於八月成爲屋百一十楹一襲其舊不爲損增凡用錢一萬三千餘緡谷八百餘斛嗚呼夫世以酬福奔走愚惑而且美宜享其報而其不能禍也非而不能福也非也而廟貌之嚴過於其舊神之愛民敬神斯廟何由而新後之事神者知神與侯愛民之心若此其至庶幾予有所感發也

華勝寺羅漢記

曹國

佛氏入中國一郡一縣衆民之什一者益由其徒將有所營則先出其餘衣食之餘爲衆率惟大人長者之門是求以資其費其或弗周則必憊甲逮才具既集則又壯者倘不倡而相先不率不敦乃而棟宇已秩秩乎可觀矣中山華勝寺在州南三里義興來穴井以飲爲制經度之匿逸依道場規構閎侈而宏面不亟而益奮於是蒼卿宿莽之少者掾杵臼如飲行道於此居民食其覆瑪如日沒志常宗應爲諸剎歷年滋多殿之極者不年其容易象此設施之華常附壁而爲壁塑不可勝計如也惟羅漢常者昔自至元

溧水縣誌

於衆曰寺右朱君得之櫃越成焉君歲時募衣帽方支常謂弟子曰吾將承之於婺原間是邦良匠多嫩才衆羅漢衆設未有施者正當爲啓請間往往衆曰以信諸我聽衆曰不容此來此之一日二師不言可知已即以是月始至迎敦餚功致殆事既就月越重觀者嘖嘖無已若夫佛之所以爲佛者則衰者無他心之所感原乎所見而然也像以墓入宗廟則敬過墟設教其嚴以警動之則瞻仰者未必盡其對越之誠而無愧今也金相巍巍如滿月無於左右者若在靈山親承中天法界星正果莫不心領而神會則凡登殿敬愾焉慕當何如哉當何如哉抑盛師又爲亡得之之爲是也刑助者輒弗內持守如此是又可原嘗充獄饒府史後尚也得之名達漠云至元四年

龍飛戊寅春正吉榮頒

轉國記并總明

道